

馬來西亞

第14屆全國大選在台異議

黑手指變天

Black Finger
Change Malaysia Behind



Compilation of Malaysia's 14th General
Election Dialogues in Taiwan



旅台馬來西亞人在本屆全國大選前一夜聚集台北自由廣場抗議選舉不公

「
究竟成功或失敗，
並沒有關係，至少我做了努力。

希望年輕一代會遵循我走過的道路
並將它發展完善。

我深信社會公義和人文主義的火焰
決不會熄滅。

」

CONTENTS

目錄

萊佛士花讀書筆記 #1

黑手指變天

馬來西亞第十四屆全國大選在台異誌

Rafflesia Notes #1

Black Finger change Malaysia Baharu :

Compilation of Malaysia's 14th General Election
Dialogues in Taiwan

編輯團隊 Editorials

黃康偉、吳安琪、李齊、張郁、翊綺

視覺設計 Graphic designers

呂靖儀、陳曉妮

出版日期 Issue date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出版單位
PUBLISHER



萊佛士花讀書會 Rafflesia Notes
► rafflesianotes.wordpress.com

合作單位
COOPERATION
PARTNERS



Bersih Taiwan Rally 旅台大馬遊子聲援 Bersih
► facebook.com/BersihTaiwan



Trapped Citizen
► facebook.com/trappedcitizen/



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
Brilliant Time: Southeast Asia-themed bookstore
► www.sea.taipei

發行單位
ISSUER



異鄉人合作社 Stranger Coopeation
► facebook.com/strangercoop



國立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

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特色領域研究中心計畫支持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ultural Studi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Taiwan

Higher Education SPROUT Project, Ministry of Education, R.O.C.(Taiwan)

► iics.nctu.edu.tw

序言 01
PREFACE

05 前言
FOREWORD



09

大選在即

「我們」漂向何處？

第一場

誰主布城

與惡魔握手還是受聖母照耀？

21

第二場



31

十年又十年

究竟是「烈火莫熄」還是「烈火殒希」？

第三場

重返或重訪

共同尋找人民的憲法

41

第四場



49

穿越 2020 宏願

是「拉曼預言」的破滅
還是「全民海嘯」的崛起？

第五場

推薦書目

BOOK RECOMMENDATIONS

60



「黑手指變天：馬來西亞第十四屆全國大選在台異誌」，英文名為 Black Finger change Malaysia Baharu: Compilation of Malaysia's 14th General Election Dialogues in Taiwan 是在 2018 年歲末出版的小誌。

「黑手指」作為馬來西亞人完成投票的象徵，在投票日當天被廣泛流傳於社交媒體。然而，「變天」過程至今仍舊是個迷。我們「萊佛士花讀書會」的志趣在於，從這個層層迷霧中，觀察馬來西亞社會在選舉過程前後的變化。

因此，「馬來西亞第十四屆全國大選論壇系列」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小誌主要整理了該論壇的討論內容，其中共有 20 位講者，他們分別從不同的地域、專業、族群、性別及階級來分析馬來西亞全國大選的文化政治。

小誌最大的特點則是，討論場域在距離主要戰場 3000 公里外的台北「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這也是論壇的初衷，雖然人在異鄉，但依舊可以從自身的角度，與台灣朋友分享馬來西亞經驗。交流過程中，與談人也夾雜着對於台灣經驗的借鑒，甚至和亞洲其他社會進行比較。

尤其是近十年來馬來西亞全國大選瀰漫著「政黨輪替」的氛圍，台灣作為從威權走向民主的政體，其中有許多可以借鑒之處。同時，馬來西亞作為多元文化社會，跨文化的交流與碰撞也值得台灣社會學習。

固然，論壇的參與者大多為旅居台灣的馬來西亞人，同時也長期生活在以漢人為主的台灣社會，因此在議題的探討上被局限了思考的維度。這也是不同年代的旅台馬來西亞人所面對的局限。

克服「歷史遺忘症」

「中華民國在台灣」自 1951 年開始推行僑教政策，馬來（西）亞人即透過此政策留學台灣。直到 1970 年代，留學台灣的馬來西亞人大幅度激增。1973 年，台灣政府也著手推動外籍生政策。同年，馬來西亞旅台生建立了「馬來西亞旅台同學會」。

而後，不同年代的旅台生也建立了公共討論平台，有 1983 年的「大馬新聞雜誌」；1984 年的「大馬青年期刊」；1995 年的「大紅花的國度」；2007 年的「馬來西亞愛國難婆聯盟」；2011 年的「旅台大馬遊子聲援 Bersih」，以及 2013 年的「大馬青年期刊」復刊。上述平台都延續了旅台馬來西亞人關心母國公共事務的傳統，同時也展現學術論政的抱負。其中有大多議題集中在華文社會的動態，乃至自身在台灣處境。

然而，我們盡可能讓論壇的討論呈現多元的面貌，卻又不陷入政治正確的漩渦。只是記憶是如此的脆弱，人們的記憶在經歷了歲

月的稀釋後漸漸流逝。我們不敢作為一個記憶的守護人，只希望可以坐下來，好好梳理經驗，與眾位共同克服「歷史遺忘症」。

「萊佛士花讀書會」自 2016 年開始，舉辦一系列讀書會及講座活動，並且在臉書公開社團也經常引薦與東南亞相關的活動及訊息。這次有幸獲得「異鄉人合作社」和「國立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的贊助，出版這本小誌，也是我們首次嘗試以紙本的形式進行公共討論。當然，我們也要感謝各位與談人及台前幕後的工作人員，他們不計辛勞地為這本小誌盡心盡力，才讓這本小誌能夠順利誕生。

此外，由於小誌的篇幅有限，每一場講座只能節錄論壇的精華。我們已經將完整的講座影片上傳至「萊佛士花讀書筆記」的網站，供讀者們瀏覽，也歡迎各位研究者以此進行學術用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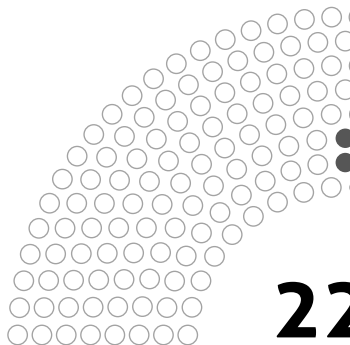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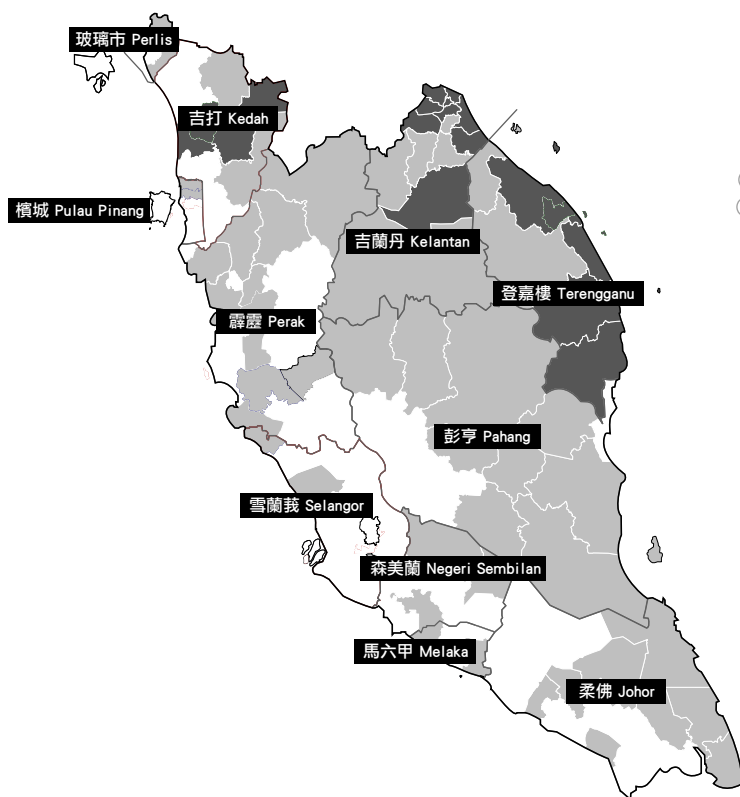
至截稿為止，國民陣線正在面臨一波又一波的退黨潮，各族群之間的關係並沒有因為「改朝換代」而變得和睦。由馬哈迪醫生接生的「Baharu 馬來西亞」，又和「舊馬來西亞」一樣，不斷地尋覓「黑手」，然而「黑手」又在何處？

以下這首由莊華興翻譯的，馬來西亞著名詩人烏斯曼阿旺（Usman Awang）的「黑手」（馬來文：kambing hitam）給了我們耐人尋味的一段詩句：

事件之後
國家權力機關高喊著尋覓
「黑手啊黑手 去了哪裡」
政治狂熱份子齊聲回答，
「黑手啊黑手 在這裡」
他的名字叫種族主義
叫共產黨份子
叫極端份子
叫痞子流氓
謀略家提出解決的方法
設茶會吃榴蓮
鼓勵多吃本地水果
在親善桌上在親善椅上
在他們之間在報紙首頁新聞搶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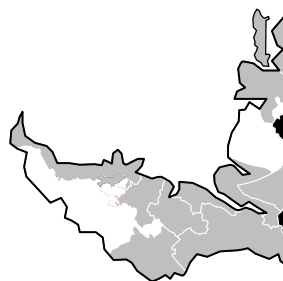
馬來 第14屆全國

2018年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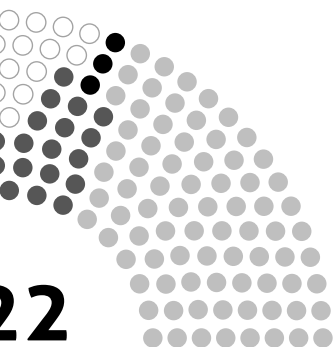
簡單多變
修憲門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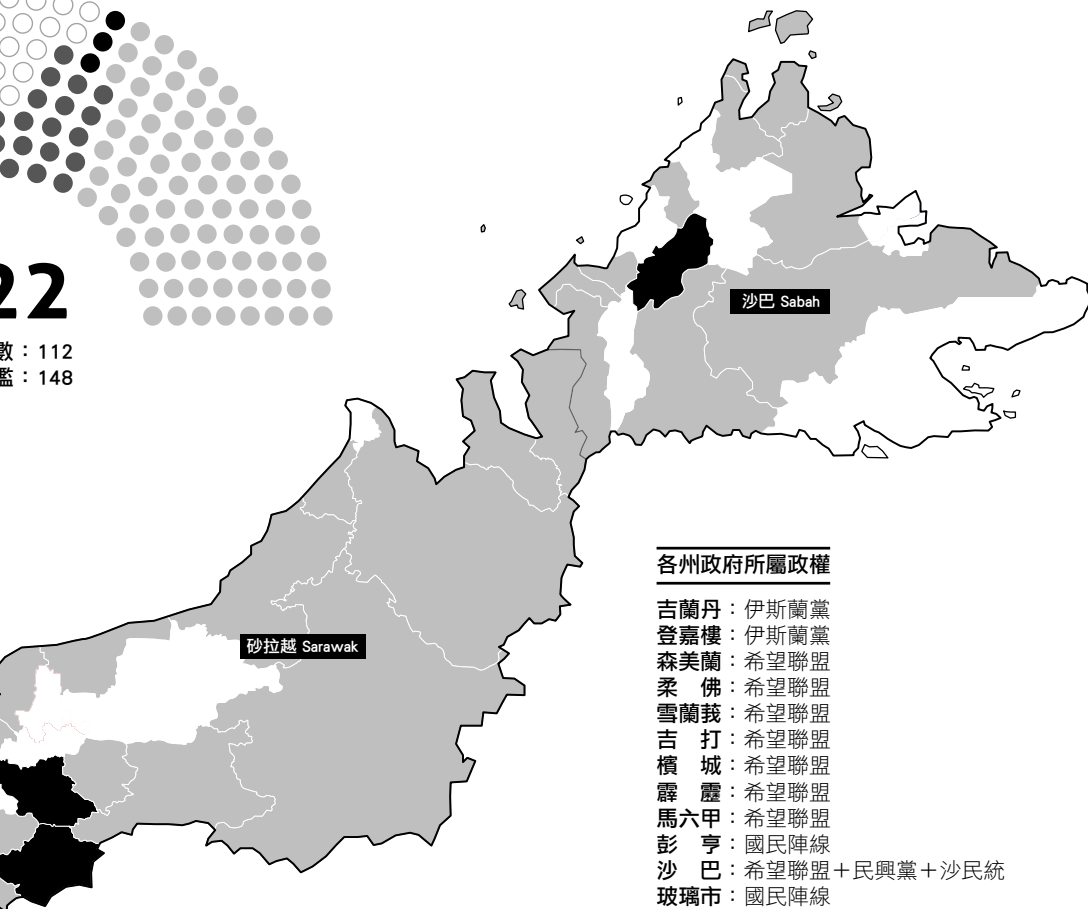
西亞 國大選結果

5月9日

-  希望聯盟 Pakatan Harapan+WARISAN
-  國民陣線 Barisan Nasional
-  伊斯蘭黨（和諧陣線）Gagasan Sejahtera
-  其他政黨（個人）OTHERS



數：112
監：1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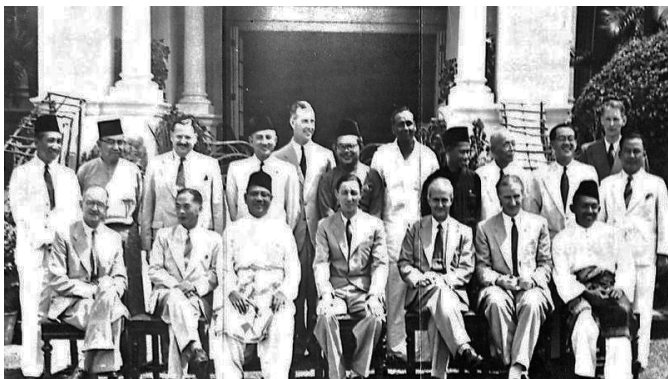


各州政府所屬政權

吉蘭丹：伊斯蘭黨
登嘉樓：伊斯蘭黨
森美蘭：希望聯盟
柔佛：希望聯盟
雪蘭莪：希望聯盟
吉打：希望聯盟
檳城：希望聯盟
霹靂：希望聯盟
馬六甲：希望聯盟
彭亨：國民陣線
沙巴：希望聯盟+民興黨+沙民統
玻璃市：國民陣線
砂拉越：砂拉越政黨聯盟（退出國陣）

注：

國陣成員黨陸續退出國陣，國陣內部也有議員跳槽，或是因故失去議員資格，最新的選舉成績以選委會公佈為主。



阿都拉曼領導的聯盟在 1955 年的馬來亞大選告捷，組成第一屆內閣

歷經 61 年民主化進程的馬來西亞，在 2018 年 5 月 9 日這一天，迎來第十四屆全國大選。

馬來（西）亞在結束被英國殖民的時代後，繼承了「君主立憲議會制」，實行三權分立。九位馬來統治者與四位委任州元首組成「馬來統治者會議」（Council of Rulers），惟玻璃市（Perlis）、吉打（Kedah）、吉蘭丹（Kelantan）、霹靂（Perak）、彭亨（Pahang）、雪蘭莪（Selangor）、森美蘭（Negeri Sembilan）、柔佛（Johor）及登嘉樓（Terengganu）的九位世襲馬來統治者有資格出任「最高元首」（Yang di — Pertuan Agong）。馬來統治者必須是擁有王室血統的穆斯林男性，其中霹靂及森美蘭分別採用兄終弟及制和選舉君主制，其餘則實行長子繼承制。

「最高元首」的任期為五年，經各州馬來統治者在「馬來統治者會議」相互推舉而產生。之後按照憲法的規定，被賦予立法、司法及行政上的最高權力，在國家重大決策前擁有最終裁決權，並聯合上議院（Senate of Malaysia）及下議院（House of Representatives）組成國會，掌握國家的立法權。除此之外，亦擁有任命馬來西亞首席大法官（Chief Justice of Malaysia）的權力，而馬來西亞首席大法官則掌握司法權。

基於「西敏制」（Westminster system）是議會民主制，「最高元首」統而不治，由國會下議院多數黨領袖擔任的首相及其內閣成員來掌握國家的行政權。每一屆全國大選將同時進行國會與州議會的選舉，各政黨透過五年一次的全國大選爭奪執政權力，唯砂拉越（Sarawak）除外，比其他州屬晚二年進行州議會選舉。而聯邦直轄區（Federal Territory），即吉隆坡（Kuala Lumpur）、納閩（Labuan）和布特拉再也（Putrajaya）則直屬中央政府，僅進行國會選舉。目前馬來西亞共有 222 個國會議席，只要朝、野陣線其中一方奪得 112 個國會議席的簡單多數票便能執政中央。

首相人選由執政黨在確定勝選後公佈，但兩大陣線一般在全國大選前便會推舉其代表，以領導並號召該次選戰。全國大選後首相的首要任務是組織自己的內閣政府，並推薦上議院人選。上議院目前擁有 70 位「上議員」（Senators），其中 26 位是各州議會間接選舉產生，其餘 44 位均由首相建議，最後再由「最高元首」任命。簡而言之，執政黨如果在全國大選中獲得三分之二的國會議席，便完全在修憲及立法上佔有絕對優勢。

從聯盟到國陣

回顧過去，自 1957 年馬來亞獨立，1963 年馬來西亞成立，聯盟（Alliance）及其繼承者國民陣線（馬來文：Barisan Nasional，簡稱國陣）便長期主導政壇。聯盟由馬來半島（Malay Peninsula）三個主要族群為首的政黨組成，即馬來民族統一機構（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簡稱巫統 UMNO）、馬來西亞華人公會（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簡稱馬華公會 MCA）以及馬來西亞印度國民大會（Malaysia India Congress，簡稱國大黨 MIC）。經歷了 1969 年的慘敗後，聯盟陸續收編其他在野政黨，組成國陣，成為民主世界裡執政最久的陣營。

國陣執政時期，首相皆由最大成員黨巫統的主席所擔任，依序是阿都拉曼（Abdul Rahman）、阿都拉薩（Abdul Razak）、胡先翁（Hussein Onn）、馬哈迪（Mahathir）、阿都拉（Abdullah Badawi）和納吉（Najib）。有趣的是，這六任首相的首字組成為「RAHMAN」（拉曼），即馬來西亞民間所謂的「拉曼預言」。

其實國陣並不是從未有過挑戰者，早在 1969 年第三屆全國大選時，由伊斯蘭黨（馬來文：Parti Islam Se Malaysia，

簡稱 PAS）、民主行動黨（Democratic Action Party，簡稱 DAP）、人民進步黨（People's Progressive Party）及民政黨（Malaysian People's Movement Party，簡稱 GERAKAN）所構成的在野勢力經已獲得 50.9% 的選民支持。惟在野黨雖有高得票率，卻因選區劃分不公的問題，讓原為執政黨的聯盟最終仍奪得三分之二國會議席，順利執政中央。彼時因「五一三事件」的爆發，時任首相阿都拉曼將此事歸咎於在野勢力的過失，並且在得到「最高元首」的應許後成立國家行動委員會（National Operation Council），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

隨後，改由阿都拉薩領導的聯盟在 1970 年提出「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以改變馬來人社經地位上的落差為目標，推動馬來中產階級的崛起。阿都拉薩主導了聯盟擴大成國陣的計劃，而國陣也在之後長達 22 年的馬哈迪時代中，成為一個實力堅不可破的威權政體。

一直到 2008 年第十二屆全國大選中，時任首相阿都拉所領導的國陣才慘遭重創。當時由人民公正黨（馬來文：Parti Keadilan Rakyat，簡稱 PKR）、民主行動黨以及伊斯蘭黨所組成的人民聯盟（馬來文：Pakatan Rakyat，簡稱民聯），總共奪得了 82 個國會議席，並囊括五個州政權，分別是吉蘭丹、吉打、檳城（Pulau Pinang）、霹靂和雪蘭莪。

經此一役，國陣與民聯這兩大陣線的角力繼而升格為全民「改朝換代」的願景。砂拉越國民黨（Sarawak National Party，簡稱 SNAP）也在 2010 年加入民聯，但 2011 年砂拉越州選舉後便退出。而後，民聯在 2013 年第十三屆全國大選的成績不甚理想，更在 2015 年因為伊斯蘭黨內部的分裂而瓦解。人民公正

黨、民主行動黨以及從伊斯蘭黨分裂出來的國家誠信黨（馬來文：Parti Amanah Negara）旋即轉而組成希望聯盟（馬來文：Pakatan Harapan，簡稱希盟）。

2016 年，馬哈迪所成立的土著團結黨（馬來文：Parti Pribumi Bersatu Malaysia，簡稱 PPBM）亦正式加入希盟成為成員黨之一。在沙巴，沙菲益（Shafie）領導的沙巴民族復興黨（馬來文：Parti Warisan Sabah，簡稱 WARISAN）也與希盟策略結盟。反觀伊斯蘭黨，自從脫離民聯後，則跟巫統的關係日益親密，並和其他伊斯蘭政黨組成和諧陣線（馬來文：Gagasan Sejahtera），自稱第三勢力。

希盟入主布城

在 2018 年的第十四屆全國大選中，共三大勢力逐鹿布城，即國民陣線、希望聯盟以及諧陣線。最終，由馬哈迪領導的希盟獲得 48.31% 的高得票率，奪下 122 個國會議席，成功入主布城，促成了首次中央政權的輪替。此外，希盟也奪下柔佛、吉打、馬六甲（Melaka）、森美蘭、檳城、霹靂、沙巴（Sabah）以及雪蘭莪的州政權，成功反撲國陣的執政。

截至目前為止，馬來西亞人口已經突破 3200 萬，第十四屆全國大選的選民數量為 1494 萬，佔人口總數約 46%。其中已年滿 21 歲，符合選民資格卻未登記的，仍有 300 萬人。而馬來人作為馬來西亞人口結構中，佔有比例最大之族群，其民意及選票流向也因此備受朝、野兩大陣線所關注。

值得一提的是，馬來西亞在 2013 年第十三屆全國大選時，首度開放海外選民在海外辦事處投票。當時在 36 個國家，分別有 6360 位旅居海外的馬來西亞人，前往駐外使館投票。而 2018 年第十四屆全國大選時，選舉委員會則將此制度改為郵寄選票，即選民必須把選票自行寄回投票所。雖然這個制度不盡完美，有者申請失敗，或未收到選票，甚至發生了選票無法及時寄送回投票所的問題。但隨即發起的「郵寄選票傳送」（postal votes runners）行動，卻意外掀起一波全民運動，也讓大家意識到馬來西亞選舉委員會在執行能力上的欠缺。

以台灣為例，2013 年第十三屆全國大選共有 474 位海外選民，2018 年的第十四屆全國大選則有 301 位。此外，自第十三屆全國大選開始，便有旅台學生自主發起籌錢回國投票的計畫，皆獲得各界人士的支持與迴響。而第十四屆全國大選的選前之夜，長期動員旅台馬來西亞人關心母國公共事務的「旅台大馬遊子聲援 Bersih」和「萊佛士花讀書會」，更在台北自由廣場前抗議選委會對於郵寄選票制度的疏失。由此可知，海外選民人數雖然不多，但在近兩屆大選中的發酵能力，是選舉中不容忽略的聲浪。



希盟領導人馬哈迪



國陣領導人納吉



安華領導的民聯已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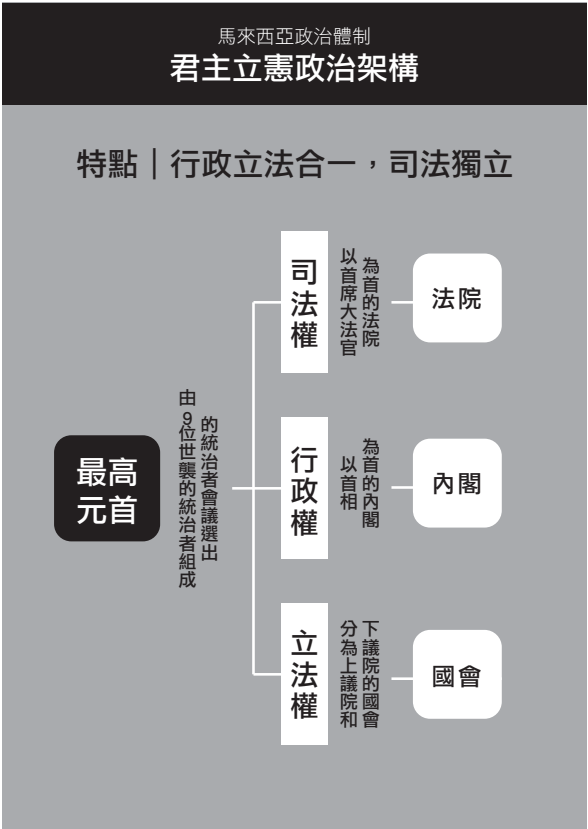
1980－2010年馬來西亞之族群構成 (%)

年份	人口 以千計	馬來人	其他土著	華人	印度人	其他	非公民
1980	13,897	57.1		32.1	8.6	2.2	-
1991	18,547	49.9	10.1	27.1	7.6	1	4.3
2000	23,494	50.1	10.9	24.5	7.2	1.2	6.1
2010	28,588	50.1	11.7	22.5	6.7	0.9	8.1

來源：Census Reports of Malaysia 1980－2010。

說明：

- 1. 其他土著是指憲法規定的沙巴及砂拉越原住民。
- 2. 1980 年的馬來人和其他土著人口合計。



大選在即

「我們」漂向何處？





時間：2018 年 4 月 13 日 1900

主持人：台灣大學研究生葉詩妮

與談人：政治大學研究生－黃以樂、淡江大學研究生－吳安琪、

交通大學研究生－茲克里拉曼（Zikri Rahman）

整 理：張郁

導 言

2018 年 4 月 6 日，時任馬來西亞首相納吉宣布於隔天 4 月 7 日正式解散國會，馬來西亞迎來第十四屆全國大選。2013 年的全國大選，政黨輪替功敗垂成，國陣依舊不動如山。此後，原來的民聯卻分裂成希盟與和諧陣線，而前首相馬哈迪也建立土著團結黨，入主希盟，民間力量則陷入沉寂。

三股政治勢力持續纏鬥，左翼政黨社會主義黨（馬來文：Parti Sosialis Malaysia）在孤立的情況下又該何去何從？社會運動團體的訴求又是否在各個政治聯盟的競選宣言獲得採納，並且準備在其執政之後實現「隆中對」呢？

本場講座將檢視全國大選中，各個政治聯盟與社會運動團體的宣言（manifesto），並且從三個不同的角度進行討論。黃以樂從政治學的角度，比較國陣和希盟的競選宣言的差異。吳安琪從女性主義的視角，檢視各個宣言對女性權益的推進。茲克里拉曼（Zikri Rahman）作為馬來西亞左翼聯盟（馬來文：Gabungan Kiri Malaysia）的一員，則要闡述《99% 人民的宣言》的理想與企圖。我們嘗試在這場「跨族群」的座談中，釐清長期困擾馬來西亞的族群、宗教及階級問題，也在不同族群及性別的交織中，尋找「我們」最終該漂向何處。

國陣希盟大比拚： 選舉宣言的重點在哪裡？——黃以樂

國陣提出的競選宣言名為「給力國陣，共創強盛大馬」，希盟的競選宣言則取名「希望之書」。我認為這兩份宣言並不是具體政策，僅是執政方向。作為選民，我傾向將這兩份選舉宣言當作政黨的競選策略。

國陣的目標是從自己的堡壘區開始保衛政權。在 2008 年和 2013 年的全國大選之後，國陣陸續失去了城市地區、華人地區、半城鄉地區的選票，希盟則相對地缺乏國陣堡壘區的選票，即馬來選區、鄉村地區、沙巴和砂拉越的選票，因此希盟特別想要爭取聯邦土地發展局（Federal L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簡稱 FELDA）地區的選票。

FELDA 設立於 1956 年，它的運作方式是貸款給低收入者，讓受惠者到未開

墾的地區種植油棕、橡膠及其他經濟農產品，自力更生。FELDA 的貸款不必即刻還款，利息低，這些受惠者被稱為「墾殖民」。2012 年，FELDA 進行了首次公開募股（Initial Public Offerings）上市，公司名為 FELDA Global Ventures（FGB）。這支股票雖然一開始表現不錯，但是在 2012 年至 2016 年之間，股價從 5 塊錢跌至 1 塊錢，更有將問題指向管理層內部的醜聞。

受事件影響的墾殖民有 130 萬人之多，主要分佈在馬來半島，佔 54 席國會議員。事件造成墾殖民對國陣產生不滿，這讓希盟找到機會搶攻 FELDA 地區的選票，也是其競選宣言的重點。



FELDA 地區長期是國陣的堡壘區



國陣透過法令和廣告打擊假新聞

國陣掌握遊戲規則

第二個是沙巴及砂拉越的自主權課題。沙巴及砂拉越是國陣堡壘，佔 57 席國會議員。「1963 年馬來西亞協定」（Malaysia Agreement）簽訂後奠定了沙巴與砂拉越的自主權，卻在國陣執政期間逐漸遭到中央政府的侵蝕。國陣承諾在「共識」下討論自主權課題，卻沒有清楚表示他們將與「誰的共識」來展開討論。希盟則以「恢復」（馬來文：Mengembalikan）這個字眼，主張恢復沙巴和砂拉越的自主權，以爭取沙巴和砂拉越的選票。

勝負未定之前，我認為國會通過的以下兩個法案比宣言影響更深遠。國陣主要掌握兩個遊戲規則，第一個是選舉制度，其問題是票票不等值和選區劃分不公的傑利蠅蝦（Gerrymander）。另外一個是在言論自由方面，國陣最近通過了《2018 年反假新聞法令》（Anti - Fake News Act 2018），我認為，這才是國陣壓制反對力量，持續執政的殺手鐮。

505 換不成政府以後， 509 我們要漂向何方？

吳安琪

這幾年陸續有很多國家開放女性投票，例如「阿拉伯之春」就讓阿拉伯女性於 2015 年投下神聖的一票。作為女性，我們的保障有慢慢地變好。但是，按照我研究清末民初女權運動發展的文獻，我發現不論中西方，走入社會的女性其實都帶著許多「原罪」。

比方說，幾年前媒體曝光國陣領導人納吉的夫人羅斯瑪（Rosmah）的髮型設計費用高昂。在韓國，「世越號」船難的調查中，媒體也指責時任總統的朴槿惠為了做頭髮，而遲了兩個小時到現場。我們可以觀察到社會對於女性政治人物仍有很嚴重的刻板印象。

在馬來西亞，政黨對於女性政治人物與選民的重視始於檳城，由民主行動黨全國婦女組主席章瑛等人推動。檳城是一個人情味很濃厚的地方，在 2008 年的第十二屆全國大選中，長期執政檳城的國陣成員黨民政黨提出「再轉變」的口號，在野黨的民主行動黨則提出「再轉變，投火箭」（「火箭」是民主行動黨的暱稱）反擊。

在社交媒體還未盛行的年代，選民除了透過各政黨舉辦的群眾演講，像我媽媽這等，被社會稱為「菜籃族」的女性選民，即利用到菜市的時間，進行互相說服的工作。媽媽們透過鍵盤手機，相互以簡訊的方式，將打油詩散播出去。最終，這群選民意外促成了檳城州政權的政黨輪替，民主行動黨也執政檳城超過十年。因此，為什麼說女性越來越要被看見，不僅僅是因為女性幾乎佔了馬來西亞人口的一半，乃成敗之關鍵；此外，女性也會說服他的家人去投票，這種舉動及情感的糾葛，最終也會影響到整個選舉的結果。

女權有待加強

我這幾年比較趨向於參與推動民間力量，比如跟台灣婦運團體討論《清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的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簡稱 CEDAW）。它是 1979 年在聯合國通過的國際公約，總共有 30 條條文保障女性的基本權利。馬來西亞於 1995 年加入 CEDAW，但是 20 年來只在 2017 年繳交了一次國家報告書。在 2017 年的日內瓦會議上，馬來西亞甚至被點名要求務必關注女性的權利，包括針對婚姻內的強姦刑事罪進行立法及廢除童婚等課題。

作為一位女性，我最滿意左翼聯盟提出的《99% 人民的宣言》，該宣言特別把 CEDAW 納入其中。相對之下，希盟主要提出男女同工同酬的問題，國陣則側重於培養女性企業家及放寬貸款條件。除此之外，「希望之書」中關於女性的要點是，女性參政的比例提高到 30%，我認為這關乎政黨內部的決策及結構方面的問題，政黨目前的領導結構裡女性只佔 10%。政黨本身必須先進行改革，才能鼓勵女性參政。



女性早在 1962 年就著手推動男女同工同酬的平權運動



希盟承諾提高女性參政比例

左翼聯盟提出的《99%人民宣言》

馬來西亞左翼聯盟於 2015 年成立，是一個左翼與草根性質的組織，我們內部的成員涵蓋原住民、工會、環境團體及文化工作者等。我們在本屆大選推出《99% 人民的宣言》，但我們並沒有派出任何一位候選人參選。本宣言獲得了社會主義黨的接納，該政黨也派出了 5 位候選人參選國會議席，12 位候選人參選州議席。本文即嘗試闡述本宣言的理念及我們對推動民主政治的企圖。

我們必須把政治的中心回歸到那些建築了我們實際生活的人。這些人經常是被族群政治、身分政治的論述掩蓋的。目前的希盟與馬哈迪的政治聯姻也預示一個新的種族主義政黨的誕生。「希望

之書」即強調馬來人或土著（Bumiputera）的經濟發展，提高他們自身的地位，並且最終形成一個經濟階層。文化與電影學者邱玉清（Khoo Gaik Cheng）提出「Bumi - geous」的名詞來稱呼這個階層，這個詞是以土著（Bumiputera）及布爾喬亞（bourgeoisie）糅合而成的。其結果是，這將會排擠掉其他族群或是受壓迫者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包括邊緣化原住民。

所以，我們來到了一個嶄新的時代，一個經歷了集體失憶，僅僅追求短期政治目標的時刻。我們是否遺忘了從 2008 年以來政治海嘯帶來的新政治想像，那些多元與包容的理想呢？還是一切要從頭再來，思考一個新的政治可能呢？



訴求社經平等

我們可以看到，希盟正在按照過去60年國陣的統治形式推出其宣言，而國陣方面也沒有意圖進行改革。我認為，兩大陣營都在操弄族群及宗教的議題。他們無意推動一個進步的納稅體系，並分配財富，也無意推動一個去種族歧視的國家，達到社會、文化及政治的團結。

因此，《99%人民的宣言》所推動的這六項宣言項目中，我們追求的就是一個更加進步的民主化進程。這個民主化進程不僅關乎政治權利，還包括社會及經濟權利。最近的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UNICEF）年度報告顯示，在吉隆坡的城市貧民區中，有99.7%的孩童仍然生活在相對貧窮線上，出現營養不均的問題。這些孩童當中有22%無法享有營養食物。現在的學生背負許多債務，這些人都將會進入低薪的勞動市場。

《99%人民的宣言》的目標並非贏得選舉，而是企圖打開政治的想像。我們認為，政治從來不是一個你死我亡的選舉遊戲，而是一個不間斷的抵抗，並且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地想像我們的理想國。



葉詩妮：

國陣和希盟在競選宣言裡都不約而同地提到要減少移工的人數，國陣提出將移工人數減少到 15%，希盟則提出將移工人數從 600 萬人減少到 400 萬人。相反的，馬來西亞左翼聯盟的《99% 人民的宣言》對移工卻是接納的。想請問各位與談人對此有什麼看法？

茲克里拉曼：

馬來西亞有 200 萬到 300 萬的移工，我們必須進一步提問，為什麼馬來西亞會有如此多的移工？為什麼這些來自世界各國的移工都會來到馬來西亞工作呢？首先，馬來西亞對外開放貿易，尤其是東南亞區域貿易。所以，這就有了吸引移工人口的因素，也間接鼓勵外國投資。同時，由於馬來西亞在勞工保障制度上的缺陷，國外的投資者傾向到馬來西亞進行生產。然而，我必須進一步提到關於資本的問題，資本是奠基於剝削的。所以，《99% 人民的宣言》並沒有提出減少移工數量的訴求，因為我們知道，現實是馬來西亞處於勞力不足的狀態。另外，不管是國陣或希盟，他們在競選宣言都承諾將逐步實現每月 1500 令吉（約 11070 新台幣）的基本薪資。然而，馬來西亞左翼聯盟希望這項承諾可以馬上施行，也希望透過上述政策重新吸引本地的勞動力，進行 3D（危險、辛苦和骯髒）的工作，以補足勞動力。

黃以樂：

我想請教茲克里拉曼。第一，假設你執政後，要用什麼方法馬上施行每月 1500 令吉的基本薪資政策？我認為國陣和希

盟企圖透過逐步施行每月 1500 令吉的基本薪資政策，提供緩衝期，減少外資企業的衝擊，讓企業不至於虧本或是倒閉。前面我已經提及，這兩份競選宣言都是出於策略，因為操作「外勞等於危險」是可以吸引選票的。當然，我不認同這樣的歧視，我唯一可以認同的是，趕走「非法移工」是合理的。我曾經在雪蘭莪工業區考察「非法移工」的處境，他們在糟糕的環境中生活，沒有法律的保障。趕走「非法移工」反而保護了他們，之後再讓他們用合法的管道入境馬來西亞，這反而是好事。

吳安琪：

在這個人力流動快速的時代，我們在台灣也可能成為「馬勞」。希盟執政的檳城早前推動「禁止外勞掌廚」的政策，這到底還是政治秀。我認為一個國家的政策應該是保障國民，而不只是為了安撫民心。

茲克里拉曼：

在馬來西亞左翼聯盟提出每月收入 1500 令吉之前，馬來西亞施行每月 900 令吉（約 6642 新台幣）的基本薪資政策。經過了十年，現在的每月基本薪資政策已經提升至 1000 令吉（約 7380 新台幣）。我們認為關鍵的問題是如何進行財富的分配。同時，我發現一個弔詭的問題，那就是我們企圖施行最低薪資制，但卻不希望該政策涵蓋外籍勞工。在我看來，馬來西亞左翼聯盟的同仁都真實目睹和參與了移工的處境，我們認為這些政策都是政治意志決定的。

葉詩妮：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教育課題。國陣和希盟的競選宣言中，提及承認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統一考試（統考）文憑資格時，都有附帶條件。國陣的條件是考生在馬來西亞教育文憑（馬來文：Sijil Pelajaran Malaysia，簡稱 SPM）考試中必須至少考獲馬來文科優等、歷史科及格的成績；希盟則要求考生在 SPM 考試中至少考獲馬來文科優等的成績。三位與談人是否認為華文獨立中學（獨中）學生的馬來文不好呢？或是獨中生對國家的認同感不強烈，兩大陣營才會設下這樣的門檻呢？

黃以樂：

我上小學時剛好在國外，主要的媒介語是英文和中文。我是在中學時才回到馬來西亞開始接觸馬來文，在獨中，我的馬來文科還算不錯。但是，回到生活中要和馬來人以馬來文聊天，比如和與談人茲克里拉曼，絕對是非常痛苦的。另外，我也認為，控制歷史教科書就可以控制你對這個國家認同。教育系統如果沒有統一，那麼要建立國族認同是非常困難的。我在獨中上學的過程，馬來裔朋友少之又少，一直到上大學以後，跟一些政黨的朋友共事，才有機會跟馬來人接觸。加上華人又大多是群聚而居，少有跟馬來人互動，所以，我認為歷史科非常有統一的必要。

吳安琪：

我也是獨中生，其實我小學的馬來文科成績是特優等的。直到上了中學，馬來文科成績變得越來越差。我覺得，這當然和獨中的學習環境有非常大的關係，

其中大部分科目都是中文授課。但我想要強調的是，語言必須透過訓練，然後才能運用它。而且，我有很多朋友是馬來文很好的獨中生，他們在考律師之類的專業證照都非常順利。所以，我覺得統考的馬來文程度並沒有很差，關鍵應該是獨中生在接受這個語言的心態。

茲克里拉曼：

我受教育的經歷都是以馬來文或馬來教育為主，關於這樣的問題以及連帶的討論都有認知上的限制，但我會把教育視為文化的一個延伸。自 1969 年 5 月 13 日的「五一三事件」之後，馬來西亞推出了國家文化政策（National Culture Policy），這個政策的主要訴求是希望將馬來文化塑造為國家的主流文化。這個文化政策已經宰制我們超過 50 年，而且是一項具有排他性及歧視性的文化政策。根據《99% 人民的宣言》，我們對於文化上的政策是基於多元的，在我們的第十六點第四條中，我們要的是創造一個新的包容性、多元以及進步的國家文化政策。回到我自身，我曾經歷的第一個多元政治空間是 2011 年的乾淨與公平選舉聯盟（馬來文：Gabungan Pilihanraya Bersih dan Adil，簡稱 BERSIH）2 集會，我們必須要重奪這樣的政治空間，必須要把這個政治空間擴大及強化。在以馬來文為主的文化政治當中，它其實已連帶地有一種設想，就是如果你的馬來文不好，你就不能夠成為一個正統的馬來西亞人。舉例，我有一位友人在台灣接待一位馬來裔的作家時，因為他的馬來文不流利，而被該作家指為「非純種」的馬來西亞人。所以，我們必須反思這個以馬來人、馬來文或馬來文化、伊斯蘭教文化為核心的國家文化政策。

觀眾 A：

馬來西亞在 1969 年「五一三事件」之後，推出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和新文化政策。在這之前，馬來人、華人、淡米爾人及其他族群的關係是如何的？馬來西亞在成立 60 年之後，直到現在，族群之間大部分是隔離（segregation）的狀態，很少有跨族群的社群。各族群之間隱藏著種族歧視的態度，甚至族群內部也有隔閡。你們覺得應該如何化解內部的邊界呢？近二十年來，伊斯蘭化非常明顯，而且逐漸法制化，影響到了日常生活，你們覺得應該如何化解呢？馬來西亞不像過去台灣那樣施行戒嚴，但實際上卻進行許多言論及思想的控制，又該如何化解呢？

黃以樂：

像大學內部仍舊面對許多思想控制，「希望之書」中也有提及廢除《1971 年大專法令》，但我認為「換」政府無法解決問題，國家必須要進行體制的改革。關於伊斯蘭化的問題，我們要回到民主社會運作思考問題。如果馬來西亞的大多數人是傾向於伊斯蘭化，這就是我們必須付出的民主代價了。我們還可以更細緻地討論問題，包括伊斯蘭教法本身侵害人權，哪些是我們需要保留的。討論的過程中有妥協、有溝通，這樣的民主過程可能是一個解決方案。

茲克里拉曼：

我不會浪漫化「五一三事件」之前的族群關係，這些問題都是英國殖民者長期採取分而治之的結果，而伊斯蘭化也是這之中的結果。關鍵在於我們如何奪回

伊斯蘭政治的詮釋權，我認為伊斯蘭教也可以是一種解放的動力。例如，伊朗在 1979 年革命後，當地社會了解他們不需要再聆聽英國人的指示，他們可以去殖民化、可以奪回自己的主權。我們是一個多元族群的國家，也是一個相互歧視（multi-racist）的國家，因此化解現有的族群隔閡是艱難的。伊朗革命前，馬來西亞的穆斯林（muslim）女性可以自由選擇穿戴頭巾，然而這之後，穿戴頭巾變成穆斯林女性的強制穿著。同時，一些伊斯蘭教的儀式和想法都已經塑造了「何謂一個好的穆斯林」，而這些穆斯林日常生活的信仰實踐，其實也不再只是文化層次的，它已經提升到了社會層次。



1969 年「五一三事件」後的街頭

誰主布城：

與惡魔握手還是受聖母照耀？

時間：2018 年 4 月 22 日 1430

主持人：評論人吳振南

與談人：世新大學學生一周兆鴻、交通大學研究生一馬兆園、台灣大學研究生一廖明威

整理：黃康偉

導 言

馬來西亞是君主立憲議會制國家，由首相掌握行政權，而首相官邸位於布特拉再也（Putrajaya），簡稱「布城」。因此，「誰主布城」一直是馬來西亞人在本屆全國大選熱烈關注的話題。目前較為熱門的人選，除了有掌權十年，醜聞不斷卻屹立不倒的國陣領導人納吉，另一個與之抗衡的則是曾經擔任過 22 年首相的馬哈迪。

馬哈迪於 2016 年退出國陣最大成員黨巫統，成立了土著團結黨，並且加入希盟，接受推舉成為希盟首相人選。然而，以社會運動人士身分參選的前 BERSIH 主席瑪利亞陳（Maria Chin）形象清新，並且曾經帶領人民上街頭抗爭，他又是否可以成為首相的替代人選方案呢？在民主化浪潮中面對惡魔與聖母，人民是否有自身的首相人選及標準呢？



有趣的是，本講座的討論意外牽扯出族群政治及地緣政治的糾結。三位與談人來自三個不同的州屬，來自沙巴的周兆鴻認為沙巴、砂拉越和馬來半島的物價不平等，並認為導致沙巴治安敗壞的「身份證計劃」是沙巴人目前最關心的議題。來自檳城的馬兆園則認為馬來西亞是一個矛盾的綜合體，雖然憲法保障人民自由，但人民卻無法行使自由權利；

作為一個多元族群的國家，卻立法以馬來語作為國語。來自柔佛的廖明威看著自己的「家園」作為前線州，但全國大選卻好像跟自己毫無關係，候選人只要符合黨意便可以上陣，民意則無關緊要。

注：2018年第十四屆全國大選的結果是，希盟以人民公正黨旗幟擊敗國陣，希盟成為執政黨，並由馬哈迪出任第七任馬來西亞首相。

沙巴留學生眼中的第十四屆全國大選 —— 周兆鴻

我是土生土長的沙巴人，但因為我的母親來自彭亨，所以法定上我並不是沙巴人。在沙巴，我被當成「西馬人」，到了馬來半島，我又被當成「沙巴人」。所以，我上了高中以後，就希望可以當一個「堂堂正正」的沙巴人。

沙巴於1963年和馬來亞、砂拉越、新加坡（1965年退出）組成馬來西亞，當時沙巴就提出「二十點協議」（20-point agreement），而砂拉越也提出類似的「十八點協議」（18-point agreement）。這些協議的目的在於保障沙巴和砂拉越以「國家」的姿態加入馬來西亞後的自主權，如教育政策、官方語文、海關等。但是，這些權力漸漸地被聯邦政府所控制，到了1976年以後，沙巴及砂拉越甚至被降格為「州」（state）。另一方面，沙巴本土政黨的分裂和巫統的東渡都在蠶食沙巴的自主權。在過去，沙巴統一黨（United Sabah National Organisation，簡稱沙統）和沙巴團結黨（馬來文：Parti Bersatu Sabah，簡稱PBS）是主導沙巴政局的兩股勢力，但1991年巫統成功東渡沙巴之後，就換成巫統主導沙巴。

追究「身份證計劃」

你甚至可以發現，我們馬來西亞作為一個國家，沙巴、砂拉越和馬來半島的物價是不同的。以一本雜誌為例，沙巴的價格會比馬來半島的物價高出15%至20%。可是，沙巴的薪資卻比馬來半島還要低，馬來半島的基本薪資是1000令吉（約7387新台幣），沙巴和砂拉越則是920令吉（約6797新台幣）。

曾經擔任過22年首相的馬哈迪，即是當年「身份證計劃」的主導者，他如今已經成為希盟的首相候選人。另一邊廂，國陣的領導人則是納吉。以一位沙巴人的觀點來看，我希望「身份證計劃」最終能夠有人出面負責。「身份證計劃」帶來了「非法移民」問題，從而導致了治安和民生的問題，這些都是沙巴人眼前最重要的課題。



1960－2010年沙巴之族群構成(%)

年份	人口 以千計	沙巴原住民	華人	其他
1960	454	67.8	23	9.2
1970	651	67	21.3	11.7
1980	955	82.9	16.2	0.9
1991	1309	71.6	15.3	13.1
2000	1988	80.5	13.2	6.3
2010	2250	85	12.6	2.4

來源：Census Reports of Malaysia 1960－2010。

說明：

1. 沙巴原住民的主要族群有卡達山族(Kadazan)、杜順族(Dusun)、姆律族(Murut)及巴搖族(Bajau)
2. 1991年的統計數字不包括非公民425,175人
3. 2000年的統計數字不包括非公民614,824人
4. 2010年的統計數字不包括非公民867,190人



沙巴長期受到「非法移民」問題困擾



作為矛盾綜合體的馬來西亞

馬兆園

我是檳城大山腳（Bukit Mertajam）人，住在檳島（Pulau Pinang）的對面，位置比較靠近吉打。雖然兩地以渡輪和兩座大橋相連，但我覺得大山腳是一個尷尬又邊緣的地方。檳城是一個華人為大宗的地區，當地普遍流行講福建話，最特別的是，大多數的馬來人和印度人也使用福建話溝通。

這一次全國大選，會是一個矛盾的抉擇：希盟的馬哈迪還是國陣的納吉？前者是問題的根源，後者是問題的延伸。因此，我覺得馬來西亞社會是一個矛盾的綜合體，當我來台灣求學後，這種感受更加深刻。

首先，我會被問：「馬來西亞人不是膚色比較黑嗎？」，面對教育課題，又會被問：「為什麼到台灣唸書？」，或者問「同樣是馬來西亞華人，為何有的人可以口操說流利的中文，有的人卻不

行？」。這讓我必須向朋友們解釋複雜的教育體系，但這些問題都無法讓中國大陸或台灣的朋友真正理解馬來西亞社會。

這些問題其實和族群有很大關係。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有平等的受教育權利，然而馬來西亞的國立大學是按照族群比例來分配名額（Quota System）。這個分配機制導致得不到平等機會的人選擇到國外深造或就業，家人也支持小孩到國外闖蕩。因此，很多人到了國外就不想回馬來西亞發展了，連帶造成人才外流的問題。

但我覺得族群問題實際上並不像政治人物操弄得那麼嚴重。我參與過 BERSIH 2 集會，我覺得大家只要往同一個目標前進，無論我們是什麼族群，「華人」、「馬來人」還是「印度人」，其實我們都是「馬來西亞人」。

從上屆 2013 年的第十三屆全國大選到本屆的第十四屆全國大選，可以發現馬來西亞在野勢力反復運用「大局觀」作為宣傳的訴求，比如民主行動黨彭亨州聯委會主席梁金福提出的言論，可謂是「大局觀」經典。他說：「我僅要求那些不滿候選人的支部或個人以大局為重，了解中央的苦衷，拋開成見，團結一致來完成改朝換代之大業，拯救大馬，否則，我們多年來為黨的努力豈不是功虧一簣？需知如果這次沒勝，改朝換代的夢將會更加遙遠。」

於是，「改朝換代」、「拯救大馬」和「顧全選情」這三個重點連貫起來，只要在野勢力贏得選舉，一切都是合理的。柔佛作為國陣長期的堡壘區，巫統當年是在新山（Johor Bahru）創黨的。但其對手，民主行動黨領導人林吉祥在上屆大選時即提出「揮軍南下」，派出多位知名政治人物，上陣國會議席。

同樣的策略也運用在本屆全國大選，劉鎮東從一名智囊，到南下的國會議員，最後成為民主行動黨的柔佛州主席。為了帶動選情，劉鎮東離開原來居鑾（Kluang）的國會選舉，前往亞逸依淡（Ayer Hitam）上陣，對抗馬華公會領導人魏家祥。

擺脫政黨和「大局觀」

因此，柔佛在「大局觀」下成為前線州。但別人在你的家園打仗，這場戰爭卻好像跟你是沒有關係。其中最直接的影響並不是政黨輪替，反而是原來的柔佛民主行動黨的勢力被連根拔起。另一方面，「大局觀」對地方的發展也沒有任何成效。我作為一位居鑾選民，印象

最深刻的是，劉鎮東在 2013 年的第十三屆全國大選時對居鑾的發展提出了展望，然而，他當選後卻沒有具體落實。

不過，在馬來西亞的政治結構中，國會議員是無法管轄地方事務的，所以我們也無法責怪劉鎮東。這些權責都在市議會，而市議會是州議會委派的，即贏得州政權的政黨才能主導州的發展。如此一來，「選黨」還是「選人」也成為一個難題，因為候選人對政策的立場時常被政黨綁架。作為選民，我們的工作其實只剩下投票，選民和議員之間的溝通是困難的。

雖然兩屆大選累積了很多社會運動的能量，但是一直以來最能夠進行群眾動員的依舊是政黨，即便是 BERSIH 也是依賴政黨動員才促成的大型社會運動。以我的淺見，我希望未來我們可以擺脫政黨的束縛，讓人民有更多表達自身的自由。

觀眾 A：

從各位與談人的家族出發，不同世代的華人對於族群議題的看法是否有差異？不同世代的華人自身的認同又是否有差異呢？

廖明威：

我家其實不太討論政治，不過我父母偶爾會關心居鑾國會議員的人選。比如之前馬華公會的古國忠當選我們居鑾選區的國會議員，被委任為高等教育部第一副部長，這在我父母眼中都是恰當的人選。反觀，我更看重的是，上陣的候選人是否比馬華公會或是國陣更加開明，更加關心其他族群的利益，而非候選人本身所屬的族群。

馬兆園：

我和家人也很少提到政治。我覺得年輕一代普遍沒有很深的種族偏見，我本身就有不同族群的朋友，我們都會相互包容，比如和馬來朋友一起吃飯，都會到清真（Halal）的餐廳用餐。

廖明威：

是的，我相信你和我的想法差不多。但是，我發現身邊很多青年朋友都習慣以華人的角度評論時政。或者，我更確實地觀察到華人青年反對伊斯蘭教，甚至看不起提倡伊斯蘭教的穆斯林，並認為這些人是洞穴裡出來的。所以，我認為與其說族群偏見，不如說對伊斯蘭教有偏見。

周兆鴻：

我記得我的外婆會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或是華僑，他會帶我們去海南島，也有著很深的種族偏見。例如，他認為馬來人辦事效率低，而且很懶惰。每當他提起這些偏見，小時候的我們總是聽得津津有味，稍微長大才會認知到這是種族歧

視。我母親則會以華人為中心，他認為華人就要念華校，倘若到國民學校上學是一種恥辱。如果一位華人和馬來人通婚，信奉了伊斯蘭教，他也會有相同的看法。到了我這一輩，我覺得這樣的偏見還是存在，偏見的言論瀰漫在社交媒體。例如，台灣人問我們「你們馬來人」，大多數的馬來西亞華人一定反駁「不要叫我馬來人，我是馬來西亞華人，和馬來人一點關係也沒有！」另一方面，馬來西亞是多元文化的國家，我們華人可以早餐吃椰漿飯，午餐吃海南雞飯，晚餐吃印度甩餅，不分族群地支持羽球國手李宗偉，在嘛嘛檔（指當地由淡米爾裔穆斯林所經營的飲食檔）為他歡呼打氣。在沙巴，我們甚至可以看到華裔一卡達山人（Sino - Kadazan），他們既是華人也是原住民。如果他的父親是華人，他甚至還有華人的姓氏。我們可以拋開政治的成見，這些是馬來西亞最獨特的地方。

觀眾 B：

我本身就是華裔一卡達山人，我認為我們必須拋開西方的框架，運用本土的理論看待族群課題。如果你們有看俐塔雅斯圖堤（Rita Astuti）的《依海之人：馬達加斯加的斐索人，一本橫跨南島與非洲的民族誌》（*People of the Sea: Identity and Descent among the Vezo of Madagascar*）這本書，裡頭提到南島語系的種族意識是多重流動性的，會根據你住什麼地方，和土地的關係，而非血緣、祖先或是語言定義你的族群。

廖明威：

我認為，在野勢力曾經打開了多元文化政治的想像，但馬哈迪入主希盟後，一切又回到了原點。如何保留多元文化，卻又不讓族群成為分化的工具，這是我擔憂的問題。

吳振南：

我當然認同跨族群是一個美好的理想，但是回到現實層面，很多時候不同族群的思考模式是截然不同的。從歷史角度出發，聯盟本身就是為了克服族群對立產生的機制，並且以國陣的姿態執政至今。國陣之所以強大，是因為即使某個政黨號稱跨族群，都會遭到國陣的攻擊。例如，活躍於霹靂的人民進步黨被國陣標籤為「印度人政黨」，活躍於檳城的民政黨則被標籤為「華人政黨」。另一方面，國陣從 70 年代開始，透過收編各個成員黨，號稱他們足以代表各個族群的馬來西亞人。直到 90 年代，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董總）前主席林晃昇提出「兩線制」與國陣對抗，替代陣線也有馬來人代表、華人代表和印度人代表。理解了這一層歷史背景，我們再以華文教育為例，前 988 電台主持人迦瑪（Jamal）提出，華教阻礙國民團結，為了國民團結一定要犧牲少數族群。對此，我持相反看法。我認為國家要民主，反而應該保障多元的少數族群。請問各位與談人對此有什麼看法呢？

周兆鴻：

我認為是華人反對馬來文教育，假設有入主張消滅各源流學校，建立英文學校，我相信華人不會反對這項建議。

廖明威：

當初林連玉推動華教議題，並非從華人的角度出發，反而是將之當成全國的議題。但是，現況的確演變成華教議題成為了族群政治的籌碼。我認為要改善這種分而治之的問題，首先我們要有共同的語言，大家都去學習馬來文，華人不要仇視馬來文。不過，我承認我的馬來文不好，我和馬來朋友都使用英文交談。

吳振南：

這也是一個歷史的諷刺！當初，在反帝、反殖的情景下，首先在馬來亞獨立前後提出馬來文作為國語的是一群左派的華人，南洋大學馬來文系正是當時最活躍的推動者，華教工作者李萬千也是該校的校友。左派認為，英文是殖民者的語言，在馬來半島（馬來文：Tanah Melayu）應該用我們自己的語言作為國語。

馬兆園：

我想我會給一個不成熟的答案，我會強迫每一位馬來西亞人學習四種語言。

吳振南：

或者換一個例子進行提問，與談人們參與過 BERSIH 集會，集會現場的協調是怎麼進行溝通的？或者你有面對什麼樣的思想衝擊嗎？

觀眾 C：

我也分享自己參與 BERSIH 集會的感受。BERSIH 2 集會是我社會運動的啟蒙，當時我們集會群眾不分族群都受到警察的打壓。警方向我們發射水柱和催淚彈，我當時躲到同善醫院內，內心非常害怕。我當時根深蒂固地覺得，外頭的警察都是馬來人，他們手持長槍，我以為我這下完蛋了。而且，我有一個想法，我覺得馬來人都支持巫統，然而我們幾經波折到了集合的終點國油雙峰塔（Petronas Twin Towers）底下，我發現身邊的馬來阿姨都在罵巫統。這瞬間打破我對馬來人的刻板印象，並且覺得我們是因為反對威權與暴政才組成共同體的。但是，等到 BERSIH 5 集會的時候，當我徒步到同樣一座雙峰塔，卻發現底下等待我們的是過去的獨裁者馬哈迪。原來 BERSIH 的意思是，一個骯髒的人穿上了黃色 BERSIH 衣服，就變成 Bersih（乾淨）了。我認為，社會運動的改革議程被馬哈迪中斷了，只剩下不停被政客操弄的生活費和族群議題。

吳振南：

你不能接受馬哈迪，但為何你可以接受安華（Anwar），或者你也接受了伊斯蘭黨呢？

觀眾 C：

我覺得至少安華為過去的行徑道歉，但是馬哈迪只是在迴避過去的暴行。我覺得伊斯蘭黨的問題就更有趣了。過去民主行動黨運用「月亮代表我的心」（伊斯蘭黨的黨徽是皎潔的明月）做選舉宣傳的工作，甚至民主行動黨在投票日前遭遇可能被社團註冊局註銷的危機，伊斯蘭黨義不容辭地出面解決委任狀的事宜。但是，這樣的情景隨著伊斯蘭黨領導人聶阿茲（Nik Aziz）過世，哈迪阿旺（Hadi Awang）當權後已經不復存在，一切回到「夢醒時分」。

周兆鴻：

我認為當時很多人會選擇伊斯蘭黨依舊是因為「大局」。回到沙巴的 BERSIH 2 集會，當時最特別的經歷就是沙巴的集會都很平靜，警方還向我們比「好」的手勢，連按理不被允許參與 BERSIH 2 集會的沙巴國陣，也有人戴著面具參與 BERSIH 集會。

馬兆園：

我也是在 BERSIH 2 集會上接觸馬來人，才對馬來人開始改觀的。我記得有一個馬來老爺爺，已經 70 多歲還是出席 BERSIH 集會，目的是為了反對巫統。集會現場，我甚至看見有很多馬來人把掉在地上的催淚彈拋向警察。

廖明威：

我在參與 BERSIH 4 集會後，剛好遇上相反的例子。我當時身穿黃色 BERSIH 衣服和家人朋友在外用餐，我發現隔壁座位的馬來青年正在用手機拍攝我的照片。

我上前去跟他對峙，並要求與他合照，結果他的母親很生氣，開始斥責我誣陷他的孩子。後來，這個馬來青年也開始使用中文斥責，說「你們華人沒有資格掌控這個國家」。最後，是我倒霉的朋友被潑了一臉的水，這一家人才離開餐廳。這件事情之後，每當馬來政治人物提出令人嘩然的政治言論，我都會去思考背後的邏輯。

吳振南：

我認為只要議題夠普及，不同的膚色與族群都可以接受這個議題。例如消費稅（Goods & services Tax）議題，受影響最大的是居住在城市的馬來人，這對納吉的選情有很大的影響。我近日觀察到「馬來海嘯」正在悄悄發生，瀰漫在網路世界。很多城市馬來人回家宣傳，要求家人即使繼續支持巫統，但這一屆全國大選也可以放棄投票。至於結果如何，有待選舉結果出爐。



面臨貪污醜聞的國陣領導人納吉



十年又十年：

究竟是「烈火莫熄」還是「烈火歿希」？



時間：2018 年 4 月 29 日 1900

主持人：政治大學研究生馮垂華

與談人：淡江大學助理教授－梁家恩、桃緣彩虹居所工作人員－明越、
世新社發所研究生－林倩如

整 理：黃康偉

導 言

本場講座的主題將圍繞 1998 年「烈火莫熄」（Reformasi）以降，從核心到邊緣的社會運動議題。隨著時間推進，抗爭有所消長，公民社會與在野勢力的關係亦有變化。馬來西亞的社會運動劃分為兩個十年，第一個十年從 1998 年開始，時任副首相安華遭到時任首相馬哈迪革職，迸發的反馬哈迪「烈火莫熄」抗爭。抗爭運動也因為安華被控雞姦罪入獄，催生了人民公正黨的成立，成了馬來西亞近代社運加入政黨政治的例子。

2008 年前後，適逢政治與經濟的劇烈轉變，民間的力量也已經躁動不安。在吉隆坡街頭，興權會（Hindu Rights Action Force，簡 稱：HINDRAF）和 BERSIH，還有各地大大小小的抗爭與不滿，堆疊著對於國陣的不信任。結果，2008 年的第十三屆全國大選中，在野黨偶然地打破執政黨國陣的絕對優勢，促成了民聯的成立，社會運動進入了第二個十年。2011 年，BERSIH 2 集會時警察動用暴力，使用催淚瓦斯和水柱鎮壓群眾。一篇篇故事在社交媒體轉發，不只催生了 BERSIH 世代，也打破了長期以來分化各個族群的藩籬。BERSIH 集會也間接推展了各地的反公害議題及綠色盛會（馬來文：Himpunan Hijau）的發展。社會運動的

能量一直累積到 2013 年的第十三屆全國大選後，公民社會因「換政府」政黨輪替失敗而逐漸沉寂。

十年又十年，2018 年第十四屆全國大選的戰鼓即將敲響。過往的在野勢力民聯經過分裂，改組成希盟。弔詭的是，在野勢力卻與過往稱以暴君（Maha-zalim）的馬哈迪合作，聯手推動政黨輪替，遭到外界抨擊為「烈火殒希」（Reforbasi）。另一方面，社會運動領袖選擇加入或以在野黨的旗幟參選，也讓社會運動未來的去向備受眾人關注。

本講座邀請三位講者，分別講述「烈火莫熄」、同志運動和砂拉越的「反峇南水壩」（Anti Baram Dam）抗爭。梁家恩講述他如何接觸馬來西亞社會運動，以及親身採訪「烈火莫熄」運動的經歷，並且提出自身對於「烈火莫熄」運動的看法與展望。明越則以一名同志的身份出發，企圖反對主流選舉政治論述中的「大局論」，並揭示 LGBT 群體只是「大局論」下的其中一個犧牲品。林倩如則以一位台灣人的角度，講述自身如何在因緣際會下接觸砂拉越的環境議題，進以分析砂拉越當地與吉隆坡市中心街頭抗爭之間的差別。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當時我人在美國唸書，這一場金融風暴對我個人沒有影響，但我發現東南亞的政治和經濟在瞬間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於是，我在美國念碩士班期間，翻閱了有關馬來西亞的資料。我發現，許多馬來西亞歷史事件是不為人知的，比如在1987年茅草行動（Operation Lalang）期間，大批社會運動份子在「內安法令」（Internal Security Act）下被逮捕，這對我來說是觸目驚心的。

2000年，我完成學業後，決定回到馬來西亞工作，結果誤打誤撞到了《當今大馬》（Malaysiakini）擔任記者。創辦人顏重慶（Steven Gan）和Premesh Chandran看準馬哈迪在建立「多媒體超級走廊」（Multimedia Super Corridor）時，提出不審查網絡的承諾，遂建立一個網絡獨立媒體，企圖打破主流媒體的言論管制。《當今大馬》就像一個據點，每位記者如同游擊隊士兵一樣，到處採訪新聞。

「烈火莫熄」是一種精神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老闆派我去採訪Kesas高速公路抗議集會。這場集會是「烈火莫熄」運動的後續抗議，抗議的對象仍舊是當時「親愛的首相」馬哈迪。當天，我拍到一位抗爭者被毆打的畫面，但同時，警察也衝上前把我的記憶卡取出並丟掉。當天也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觸到催淚瓦斯，我沒有想過，過去在書本上閱讀的國家與警察暴力，居然就在我眼前發生。

這對我來說是前所未有的體驗，一方面，我成長於華人家庭，過去想到政



安華入獄被警方毆打的黑眼圈

治，就想到警察的「政治部」（Special Branch）。另一方面，我成長於馬哈迪的時代，「親愛的首相」馬哈迪就像偶像一樣，我不明白為什麼馬哈迪要使用內安法令逮捕異己。

來到今天，我認為Reformasi也不算是Reforbasi（basi在馬來文指變質），因為「烈火莫熄」運動對於體制的衝撞，稍微打開了媒體的空間，這場社會運動也讓馬哈迪於2003年下台。「烈火莫熄」運動之後，才有了HINDRAF、反內安法令集會、BERSIH和接下來的社會運動。

我認為，「烈火莫熄」是一種精神，不應該輕易地將之與安華及其家族成員做連接。Reformasi這個詞是從印尼傳到馬來西亞的，我從印尼的經驗學習到angkatan（時代）這個詞。印尼的社會運動可以將不同時代的社會運動連接起來，串聯起長期的傳承與歷史，我們應該學習這點，把「烈火莫熄」精神作為下一個社會運動的動力。



安華在烈火莫熄集會向群眾喊話



HINDRAF 的抗爭者以肉身阻擋警方的水柱



馬來西亞 LGBT 群體
在台灣同志大遊行



大局為重：誰是局外人——明越

我最近常聽到「大局為重」這四個字，美其名就是少數服從多數，事情有輕重緩急。例如：鼓勵投「廢票」就是不顧「大局」、小黨參與選舉也是不顧「大局」、不服從黨意也是不顧「大局」。這次我想從移工群體和 LGBT 群體著手進行討論。

馬來西亞人之間有一則傳說，到馬來西亞的移工都莫名其妙有投票權，他們會投票給國陣。為了避免傳說發生，人們認為應該在投票日當天禁止移工外出。但傳說的可信度有多高呢？現實卻是，沒有人在意移工的實際處境，他們就像免洗筷一樣，被我們的社會用完了就丟掉。

而 LGBT 群體更是成為執政黨國陣和在野黨希盟站在同一陣線的契機。例如，民主行動黨的林冠英遭到伊斯蘭黨指控友善 LGBT 議題，林冠英矢口否認；伊斯蘭黨也曾經揚言，要與巫統合作對抗 LGBT 侵蝕「東方價值」；納吉也稱要 LGBT 群體在馬來西亞無立足之地。其實這些保守團體和台灣反同團體一樣，都願意為了反對 LGBT 站在同一陣線。

兩大陣營對 LGBT 欠友善

2013 年的第十三屆全國大選時，國陣企圖將 LGBT 群體與民聯掛鉤，企圖藉著抹黑 LGBT 群體來抹黑民聯和 BERSIH。但整體而言，國陣和希盟（民聯）對 LGBT 群體都缺乏友善與政見。當時的民聯，只有檳城的丹絨武雅區（Tanjung Bungah）議員鄭雨迴支持跨性別者的權益，他多次在州議會裡爭取成立「跨性別委員會」。2013 年的第十三屆全國大選後，國陣與民聯達成共識推動該委員會，但該提案卻在檳城的行政議會遭到反對。負責管理婦

女、家庭和社會發展的行政議員章瑛僅提議將委員會設為州議會內的「跨黨派論壇」（caucus），「跨黨派論壇」僅限議論層面，無實質權力。鄭雨迴也在本屆第十四屆全國大選時，離開希盟（民聯）和民主行動黨，加入社會主義黨。目前，只有社會主義黨在政策上支持 LGBT 群體。

儘管受到打壓，LGBT 群體並沒有被消音。例如人民公正黨的實權領袖安華因馬來西亞刑法第 377 條「禁止違反自然性行為」而入獄。所謂的「自然性行為」必須是「陰道交」，無關個人性取向。但是，人民公正黨並沒有反對這項法條，因此同志團體異樣（Diversity）喊出「我要自由做愛，不要政治迫害」口號，希望將多元性別的角度納入運動的考量。

在 BERSIH 4 和 BERSIH 5 集會中，同志群體也手持大幅彩虹旗到場。當然，這引起了反彈，一些同志社群認為「BERSIH 是 BERSIH，LGBT 是 LGBT，不要混在一起」，但是現身的目的，是為了要證明 LGBT 也是社會的一份子。而且，我希望我們可以讓「大局」變成「大家的格局」，而不是政黨的「大局」，因為沒有人是局外人。



參訪砂拉越反峇南水壩經驗 ————— 林倩如

2015 年，我於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工作，該協會內部企圖建立一個全球環境新聞網。我個人負責的區域是馬來西亞和印尼，就透過《當今大馬》和《達邦樹》（The Silent Scream of TAPANG TREE）認識砂拉越的環境議題，並於 2015 年到當地參訪，參與「反峇南水壩」兩週年的活動。

《達邦樹》是環境運動份子黃孟祚建立的，主要關注非法伐木對社會與環境的衝擊。由於前砂拉越首席部長泰益瑪目（Taib Mahmud）執政長達 33 年，他和朋黨進行土地分配和林業許可證的控制，導致該州屬的原始林只剩下 10%。相對泰益瑪目，繼任的前砂拉越州首席部長阿德南（Adenan）對於環境的做法較友善，但他在去年已經過世了，現任砂拉越州首席部長阿邦佐哈里（Abang Zohari）對於砂拉越環境議題的政策方向備受關注。

值得一提的是，台灣是砂拉越木材的第三大進口國；也是 2013、2014 年馬來西亞最大的油棕進口國，佔台灣植物油進口淨 37.7%。黃孟祚曾經到台灣進行相關單位與團體的拜會，希望推動木材合法認證的事宜。

另一個砂拉越的環境議題是反水壩。本文將討論的是峇南水壩，前面三座完成的水壩包括巴當艾水壩（Batang Ai Dam）、巴昆水壩（Bakun Dam）和姆倫水壩（Murum Dam）。巴昆水壩作為全世界第二大的水壩，已經足夠砂拉越的使用，但是政府企圖出口能源到鄰國，或是在馬來半島興建高污染工業。其結果是無法逆轉的環境破壞，失去習俗地的原住民也有滅族的危機，加上建設峇南水壩的案例中，過程是黑箱的，這都促使原住民反抗水壩計劃。



1

2

1. 砂拉越原住民反對建立水壩

2. 砂拉越原住民早在 1980 年代開始，就在森林裏以路障的方式，抗議大片森林的砍伐

內陸缺乏基建

運動一直醞釀到 2013 年，抗爭有了實際的行動。抗爭者們兵分二路，一邊在 Long Na'ah 村莊集結小船，另一邊在 KM 15 和隆拉馬（Long Lama）的路上設置路障，阻擋該水壩最主要承建商砂拉越能源公司（Sarawak Energy Berhad）進入習俗地開闢道路，驅逐所有地質勘查員工和器械。後續運動則是與拯救河流聯盟（Save Rivers）、馬來西亞原住民陣線（Jaringan Orang Asal SeMalaysia，簡稱 JOAS）和國際河流組織（International Rivers）進行串聯。目前，砂拉越州政府已經暫停峇南水壩的計劃，但後續還有其他水壩計劃籌劃興建。

我去參訪砂拉越內陸時，當今峇南（Baramkini）給予很多協助。該組織以馬來半島的華人為主，希望作為城市與內陸的訊息橋樑。在內陸，我也發現了諷刺的場景，即建立水壩用於發電，卻有高達三分之一的人民生活在沒有電源

供應下生活，內陸也嚴重缺乏基礎建設，並且沒有國民登記的服務。

比較大的感觸是，同行的柬埔寨夥伴，本來受邀到台灣出席國際串聯活動，結果因為抗爭遭到當地政府逮捕。我覺得，在台灣推動環境運動已經很困難，更何況進行國際串聯，但身為行動者，從來不是最後一役，只有永遠一戰！

馮垂華：

在歐洲，新社會運動興起時都傾向與政黨合作，在體制裡進行改革。與此同時，社會運動也會在體制外保有動員基礎，形成公民社會監督及協商的局面。反觀，馬來西亞的社會運動形成的主流論述，除了參與政黨、選舉及進行政黨輪替「換政府」，就沒有其他多元的想像了。你們對此有什麼看法？

梁家恩：

我覺得現在弔詭的是，馬哈迪又回來了。另一邊，前 BERSIH 主席瑪利亞陳參選，我覺得好壞參半，壞處是他進入體制內會被套牢，好處是國會又多了一把聲音。從過去的經驗來看，很多 NGO 的朋友如，黃潔冰、蔡添強和劉鎮東都為政黨帶來了新氣象。當然，進入體制內要面對很多問題，但我希望這些老牌政黨不要陷入老人政治，可以放手讓青年有機會進行改革。馬來西亞最重要的是進行體制改革，否則「換政府」也對改革無濟於事。

明越：

我覺得進入政黨要思考如何生存，而且不要變質。1980 年代，「華教四君子」即郭洙鎮、許子根、江真誠及王添慶也曾打出「打進國陣，糾正國陣」的口號，試圖推動改革，結果也令人不滿意。其實，瑪利亞陳參選之前，Global Bersih 內部信箱已經有很多討論，也有表示不認同，認為瑪利亞陳身挾帶 BERSIH 的光環參選。但是，我表示祝福，希望他不要變質，最後像台灣這樣，「勞工是你心中最軟的一塊」。

觀眾 A：

我覺得與談人似乎對馬來西亞的社會運動和社會運動人士很樂觀，不禁使我回想 2000 年選舉，陳水扁當選總統後，「收割」了環境運動。當時，台灣為了「核四」的問題開了徹夜的會議，我每一場都到場。弔詭的是，過去講求科學的環境運動人士改變了說法，他們說「裡面有人了，應該沒問題了」。面對台灣例子，你們有什麼看法？

梁嘉恩：

我也不是非常樂觀，但我們的政府就像在社會生根了一樣，所以我會非常好奇希盟政府上台後的結果。如今，社會很多聲音還是擔心，改革後面對的改變，害怕社會「亂」。關於公民社會的部分，我認為瑪利亞陳如果進入體制內，安美嘉（Ambiga）還在體制外，同樣可以進行監督的工作。

馮垂華：

我認為瑪利亞陳不只是挾帶 BERSIH 的光環參選，公民社會還聚集了非常多社會運動的資源在他身上。未來，社會運動要對體制內產生影響，必須再累積資源到下一個人身上，周而復始。請問公民社會受到的傷害應該怎麼辦呢？我認為，良好的政治體制是權力鬥爭的場域，政黨做為一種權力的載體，公民社會也有相對獨立的載體。不過，我閱覽了 BERSIH 的官網，網民都對瑪利亞陳的參選表示認同。十年又十年，烈火莫熄世代進入體制內，2018 年瑪利亞陳當選之後呢？我不確定這是不是巧合，但是下一個十年，我是悲觀的。

觀眾 C：

我同意垂華的說法，另一個對照組是社會主義黨的再也古瑪（Jeyakumar），他前兩屆全國大選都使用人民公正黨的旗幟參選，這一屆第一次使用社會主義黨的旗幟競選。社會主義黨無法加入希盟，最後的結果可能是社會主義黨需要思考自身下一個五年的發展。另一方面，人民和政府進行訴求是否有機制和管道？例如，檳城論壇（Penang Forum）不停嘗試對檳城的發展與規劃提出自身的改革方案，檳城的希盟政府卻依舊沒有做出採納。

觀眾 D：

你們認為自主的社會運動可以長成什麼樣子？或者，與談人有沒有觀察到現況社會運動可取的經驗？

林倩如：

我之前在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工作，該團體在 30 年前解嚴後開始反核，後來和民進黨關係親近。民進黨執政後，該團體也變得更有資源。一方面，之前在該單位工作時舉辦的「2017 亞洲民主論壇」邀請了各國進步的團體，但也許是其他團體對台灣環境保護聯盟有不同意見，就失去了這樣交流的機會。另一方面，跨國串聯還是要找情景相似的團體，對討論比較有幫助。我認為，我們應該把公民力量放在更精準的部分，不要期待進入政黨。

明越：

同志運動面對的問題，反而不是加入政黨，而是同志群體自身信心不足。同志群體自身都習慣說「不可能的，這裡是伊斯蘭國家」，甚至馬來西亞人普遍都有同樣的想法。其實，與其羨慕台灣的同志大遊行，羨慕對方的動員人數，不如自己動手做，例如同志團體異樣（Diversity）就編寫了一本《重奪我權：馬來西亞法律指南》。台灣有今天的成績也是同志運動多年的累積，並非一朝一夕可完成。

梁家恩：

我認為，伊斯蘭在馬來西亞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伊斯蘭也有討論自由、LGBT 和環境等議題，我認為 NGO 可以積極與這些議題對話。我認為做得比較好的是政策研究中心（馬來文：Institut Kajian Dasar），他們將許多西方思想，例如哲學、政治和社會理論翻譯成馬來文，並且有一定的市場。另一個是茲克里拉曼推動的街頭書坊（馬來文：Buku Jalanan），我認為這些都是好的開始。

馮垂華：

今天的主題是「烈火莫熄」到「烈火殒希」，「殒」是死亡的意思，不斷地絕望，一種受到打壓的局面。在三位與談人的分享中，我看到很多人努力突破體制。未來的社會運動可能不會過於依賴階層化的公民組織。反而是非常小的團體，也可以帶起良善的社會風潮，這也是我們所希望的馬來西亞未來公民社會的樣態。

重返或重訪

共同尋找
人民的憲法



時間：2018年5月1日 1900

與談人：政治大學法律系研究生－張馳、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研究生－黃康偉

整理：黃康偉

導言

本講座進行時，馬來西亞即將在一周後迎來第十四屆全國大選，屆時馬來西亞人民能否逃離巫統的統治，仍然是個未知數。萊佛士花讀書會企圖透過《人民憲章草案》（People's Constitution Proposals），重訪 71 年前由人民提出的多元文化及族群國家的計劃，並思考其與現時官方憲法版本的不同。

憲法的意義與制憲經過

張馳

本文的目的在於講解憲法的性質、制定及流程，並且梳理馬來亞及馬來西亞制憲的過程及結果。什麼是憲法？從社會契約的角度出發，憲法是政府與人民的一種權力讓渡的契約性文件，是國家根本大法。奧地利法學家漢斯凱爾森（Hans Kelsen）的「法規範位階理論」認為，憲法作為國家最高位階的法律，任何的法律或者命令都不能抵觸憲法，比法律位階更低的是規範和司法解釋，任何法律抵觸了憲法皆無效。

制憲必須經過反復的談判及妥協，其結果也高度具有政治性格，憲法規定了兩個面向，一個是人民的基本權利義務和保障，另一個則是國家的權力機關與限制。「憲法」這個詞有時會被其他的用詞取代，比如：德國的「基本法」、香港的「基本法」，儘管用詞不同，但不會改變其作為憲法的位階。

我們平常強調「主權在民」，制定憲法的人就是共同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所有人。制憲過程中會依據間接民主的方

式進行磋商與擬定，但人民針對憲法制定都有表達意見的權利。從社會契約論的角度來看，統治者，即政府，須要得到被統治者的同意。假設一個國家的憲法違反了人民的委託，或是已經不合時宜，人民就有權利發動修憲。

美國是世界上第一個擁有成文憲法的國家，憲法於 1789 年 9 月 17 日簽訂。其首句「我們合眾國人民」的意義，即所有生活在美國這塊土地上的人都適用於這套憲法，人人皆平等。

馬來亞與馬來西亞聯邦憲法的產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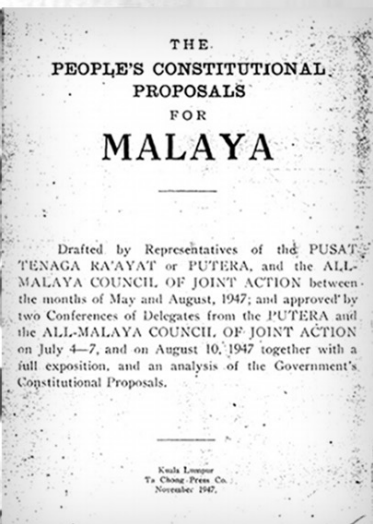
回到馬來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英國 了加強馬來半島的管理，決定將馬來聯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馬來屬邦（Unfederated Malay States）和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統整成馬來亞聯邦（Malayan Union），新加坡則成為直屬英國的皇家殖民地（Crown colony）。

如此一來卻產生尖銳矛盾的公民權問題，英殖民政府主張以屬地主義為原則頒發公民權。此舉引起馬來民族主義者的反彈，因這個做法推毀了馬來人作土地主權的象徵，也觸及馬來人與非馬來人之間的主客辯論，尤其英殖民政府引進的華人和印度人勞工數量已經超越馬來人。1946 年，馬來民族主義者成立巫統，以抗議英殖民政府。最終，英國讓步並成立了一個由殖民官員、馬來統治者及巫統代表組成的「憲制工作委員會」，於同年 12 月 14 日公佈了《政制建議書》，保留馬來統治者的權力，且馬來人依據屬人主義入籍當地。憲法列

明馬來人的「特殊地位」，並對非馬來人採取嚴格限制，只有父母都居住在聯合邦境內 15 年以上的非馬來人才能取得公民權。

這促使了非馬來人組成的全馬聯合行動理事會（All-Malaya Council of Joint Action，簡稱 AMCJA）和馬來左翼政黨組成的人民力量中心（Pusat Tenaga Rakyat，簡稱 PUTERA）於 1947 年推動《人民憲章草案》。AMCJA-PUTERA 主張成立一個涵蓋新加坡的馬來亞，定「巫來由」（Melayu）為國族，並且以屬地主義為原則入籍當地，企圖建立一個平等的憲法。但 AMCJA-PUTERA 的建議不獲英殖民政府的接納，馬來亞聯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最終在 1948 年成立，該憲法也成為日後馬來亞獨立後及馬來西亞成立的憲法藍本。

1957 年版本的憲法由「李特制憲委員會」（Reid Commission）提供建議，其中限制馬來人的「特殊地位」必須在國家獨立後 15 年後進行檢討，但 1957



年的憲法版本卻被大量修改，確立了「馬來人的「特殊地位」永久化」，「立法語言不使用中文和淡米爾文」及「伊斯蘭教作為國家宗教」的三大原則，馬來亞聯邦最終在 1957 年 8 月 31 日經過談判獲得獨立。

我認為，美國的制憲與戰爭或革命是相關的，他們的制憲是在共同體中迫切想要建立國家，人民是在理性的情況下制定憲法。反之，今天的馬來（西）亞的制憲由英殖民政府主導，而我們又錯失了由草根提出《人民憲章草案》的憲法。因此，閱讀《人民憲章草案》讓我們重新思考朝向一個所有族群一律平等的憲法可能。

1891-1947年馬來半島之族群構成

年份	人口 總計	馬來人	華人	印度人	其他
1891	1500	65	25	5	5
1901	1800	60	30	6.6	3.4
1911	2645	53.3	34.6	10.1	2
1921	3327	48.8	35.2	14.2	1.8
1931	4348	44.4	39.2	14.3	2.1
1947	5849	43.5	44.7	10.3	1.5

來源：Vasii(1984). *Politic in Bi-Racial Societies: The Third World Experience*. New Delhi: Vikas；王國璋 (2018)。馬來西亞民主轉型：族群與宗教之困。香港城市大學。

說明：

- 1. 1891 及 1901 年的人口資料中，5 個馬來屬邦的人口數僅為估計值。
- 2. 表中的半島馬來人，其實包括了英殖民時期從荷屬東印度群島（即現在的印尼）大量移入的馬來移民。英人在 1931 年的馬來亞戶口普查報告中就曾指出，當時的半島馬來人口，不到一半是 19 世紀前就已經移入者的後裔（詳見 Kua Kia Soong(1987). *Polarisation in Malaysia: The Root Causes*. Petaling Jaya, Malaysia: K. Daslrnk. ）



英殖民政府大量引進華人与印度人到馬來半島進行勞動

重返或重訪：屬於人民的馬來（西）亞 —— 黃康偉

本文的目的在於探討馬來亞至馬來西亞的「共同體」打造，希望藉著對歷史的梳理，思考一個各族群可以「差異且平等」的憲法，建立一個包容的「共同體」。討論馬來西亞的「共同體」，離不開討論 Melayu 的定義。該名詞原來是地域的河名，又指盛行於該地、後來普及至東南亞各地的貿易語言，歐洲人後來用來指涉東南亞一代講貿易語地區的居民與政權，在人口統計中都計入馬來人（Melayu）。在巫統和 AMCJA-PUTERA 的鬥爭中，巫統主張以「信奉伊斯蘭教」、「能操馬來語」、「奉行馬來傳統民俗及文化」定義 Melayu。《人民憲章草案》則主張，只要效忠與認同馬來亞這塊土地，即可成為「巫來由」（Melayu）。

對於 Melayu 截然不同的詮釋，也決定了馬來（西）亞日後的命運。馬來人擁有主權（馬來文：Ketuanan Melayu），而非馬來人只能擁有公民權。隨著英殖民政府對 AMCJA-PUTERA 的打壓，部分領導人如陳禎祿成立了馬華公會，並與國大黨、巫統組成聯盟，主導馬來亞的政局。

馬來亞聯合邦於 1957 年獨立，並且在 1963 年與沙巴、砂拉越及新加坡（1965 年退出）共同成立馬來西亞。巫統為了維持主導地位，將馬來人原本的特殊地位拓展至土著（馬來文：Bumiputera）的特殊地位，將沙巴及砂拉越的原住民（native）也納入其中。根據《馬來西亞聯邦憲法》第 153 條文，馬來人、沙巴及砂拉越的原住民的特殊地位，包括了公共職務、獎學金、就學和經商方面的優惠。

1969 年全國大選後爆發的「五一三事件」中，由於聯盟政府在選舉上的失利，第二任首相阿都拉薩取代第一任首相阿都拉曼，原來的聯盟也收編其他在野政黨，成為執政馬來西亞 61 年的國陣。阿都拉薩依據憲法第 153 條文，在經濟方面頒布了土著主義的「新經濟政策」，推動土著資產階級的崛起。在政治方面，則擬定「國家原則」（馬來文：Rukun Negara），即：信奉上蒼、忠於君國、維護憲法、尊崇法治、培養德行。這也成為每一次學校週會唱國歌後，必須進行的宣誓儀式。

從「2020 宏願」到「一個馬來西亞」

1991 年，第四任首相馬哈迪在黨爭結束後，提出「2020 宏願」（馬來文：Wawasan2020）的口號，強調馬來西亞國族（馬來文：Bangsa Malaysia）與重商主義的「新馬來人」概念，華社也提出「新華人」與官方配合。最具體的展現即，馬哈迪開始在吉隆坡大興土木，欲將吉隆坡打造為現代化都市，經典作是聳立在吉隆坡的國油雙峰塔與吉隆坡塔。

2008 年，第五任首相阿都拉因為在第十三屆全國大選時，失去了國陣長期掌握三分之二國會議席的優勢，遭到第六任首相納吉逼宮。納吉上台後，提出了空洞的「一個馬來西亞」（馬來文：Satu Malaysia）口號，開始大肆建設名為「一個馬來西亞」的各種企業，到處聳立「一個馬來西亞」的廣告牌。臨近 2015 年的第十三屆全國大選，愛國歌曲 Satu Malaysia 和 IM4U 更是在公共交通內循環播放，據說後來在乘客們的投訴下

停止播放。

相反的，BERSIH 集會卻成為了跨族群融合的契機，集會者在 2011 年 BERSIH 2 集會中，遭到警方大規模的鎮壓，各族群守望相助的場景，反而成為了「民間國族主義」成功打造的樣板。但「民間國族主義」會否被國家收編，或是社會產生排外的問題，這是一個疑慮。另外，在教科書中，每一任首相都被冠以「父」的稱號，例如馬哈迪被尊稱為「現代化之父」。我認為要「小心國家族」，即國族主義及父權主義的共謀，這是危險的。尤其，納吉是一個充滿爭議的人物，當他作為「大家長」，企圖掩蓋貪污醜聞時，人民作為「子女」卻無權質詢醜聞，這是荒謬的。

至今，馬來西亞人民仍無法「差異且

平等」，「共同體」的打造依舊持續進行。在全球化的今天，越來越多其他國家的移民工到馬來西亞生活，他們成為了比國民更加不平等的居住者。我們要如何推動一份屬於人民的憲法，依舊是本屆全國大選後必須持續討論的命題。



納吉的「一個馬來西亞」口號



1	
2	3
4	

1. 2011 年 BERSIH 2 集會
2. 1897 年首次馬來統治者會議
3. 沙巴、砂拉越與新加坡於 1962 年舉行併入馬來西亞的公投選舉
4. 馬來民族主義者反對馬來亞聯邦計劃

觀眾 A：

馬來西亞的憲法目前被修過幾次？司法是否獨立？

張馳：

馬來西亞成立後司法仍舊是獨立的，並沒有被執政黨掌控。馬來西亞在 1978 年中止了樞密院（Judicial Committee of the Privy Council, JCPC）對刑事和涉及憲制案件的司法權，復在 1985 年中止民事案件之司法權。另一方面，執政黨長期掌握超過三分之二的國會議席，修憲使執政黨的權力不斷膨脹，從 1958 年到最近的 2008 年共修憲 57 次。

觀眾 B：

我補充，司法不獨立的問題是從 1988 年 5 月開始的，時任首相馬哈迪革除最高法院主席沙烈阿巴斯（Salleh Abas）。事件是在茅草行動後，和拉沙里（Razaleigh）黨爭時發生的。當時的 5 位最高法院法官被勒令休假，最高法院無法正常運作，之後其中 2 位遭到革職。隨後，東姑拉沙里出走巫統，創立四六精神黨（馬來文：Parti Melayu Semangat 46）。四六精神黨於 1996 年 10 月正式解散。

觀眾 C：

在馬來西亞，可以透過什麼樣的方式成為「土著」？「土著」不是一個扶弱的政策嗎？

黃康偉：

其實憲法並沒有明確規定何謂「土著」，政府各部門也沒有統一的標準與詮釋，即使通婚和成為穆斯林都未必符合「土著」的標準，這是一個政治的操作。以近期來說，納吉承諾給予印裔穆斯林列入「土著」即一種政治恩惠。在土著裡頭有著階序差異，馬來人優先、穆斯林土著次之、非穆斯林土著更次之。原住民也是在土著政策裡頭被邊緣化，尤其是半島原住民。另一方面，我認為這是一個階級問題，政府扶植起土著資產階級的崛起，掌握大多數上市公司的股權，例如賽莫達（Syed Mokhtar）就是刻意培植的樣板，也是前財長達因（Tun Daim）的鄉村甘榜男孩（Kampung Boy）。其他族群方面，移動電話服務的明訊（Maxis）安南達克里斯南（Ananda Krishnan）是淡米爾人，擁有眾多知名品牌特許經營的陳志遠（Vincent Tan）是華人，他們都是馬哈迪和達因一手培植的資本家。在馬來西亞，階級問題仍被族群問題置換，民主成了精英之間鬥爭的場域。



穿越 2020 宏願：

是「拉曼預言」的破滅
還是「全民海嘯」的崛起？

導言

隨著馬來西亞第十四屆大選於 2018 年 5 月 9 日落幕，馬來（西）亞迎來首次政權易主。由馬哈迪領導的希盟以 122 比 79 的成績，擊敗了納吉領導的國陣，在國會議席上獲得簡單多數得以執政，並且在開票後的 24 小時內，政權得以和平轉移，是各方始料未及的結果。

馬哈迪再度擔任首相，人民仿佛瞬間穿越回到過往疾呼「2020 宏願」的時代，在群眾高喊著「Hidup Tun」（敦馬哈迪萬歲）時，「新國父」也悄然誕生。然而，有者認為是「獨裁者的復辟」，擔心希盟上台後腐化成「國陣 2.0」，「馬



日期：2018 年 5 月 26 日 1430

主持人：交通大學研究生岑建興

與談人：台灣大學研究生－葉詩妮、東吳大學學生－劉威億、輔仁大學教授－曾慶豹

整理：翊綺

哈迪主義」的幽靈將會盤旋在布城上空；有者則認為是「新馬來西亞的誕生」，不流血的政權轉移是民主邁進的一大步。兩方在馬哈迪的曖昧與矛盾中持續展開爭論。

本場講座邀請到三位講者，分別針對彭亨、砂拉越與柔佛三個地區的選情進行分享，葉詩妮和劉威億分別講述在彭亨和砂拉越的助選觀察，上述兩個地區也是本屆全國大選前國陣持續掌權的州屬。曾慶豹則以柔佛作為希盟前線州的角度，分析「全民海嘯」發生的原因。最後，講座將針對選舉前後的「新」與「舊」馬來西亞進行觀察與分析，並指出民間力量依舊在未知中前行。



文冬勞勿助選之旅

—— 葉詩妮

我這次參與助選的國會選區是文冬（Bentong）和勞勿（Raub），本文將透過飽受環境公害議題困擾的彭亨，討論希盟如何運用環境議題牽動選情。其實希盟在彭亨的選情並不樂觀，所以以上兩個選區被希盟列為本次全國大選必須拿下的國會議席，以達到 112 席的簡單多數決，才能順利執政中央。

在選區劃分不公的情況下，希盟在彭亨州選舉面臨了更大的挑戰。勞勿國會議席底下的三個州議席中，只有鄒宇暉奪得都賴（Tras）一席，部分原因是另一個州選區冬（Dong）裡的一個華人地區被劃入都賴。在文冬，李政賢也從吉打里（Ketari）州選區調到美律（Bilut）州選區，以派出更有勝算的馬來裔候選人

到其原來的選區上陣。政黨推派候選人的族群身份實際上和該選區的族群人口分佈緊密掛鉤。

FELDA 地區左右選情

相對於馬華公會運用體育競賽與尋寶活動的方式進行拉票，希盟在彭亨的競選策略更加貼近民情。在文冬，國陣推出「黃金十年旺文冬」計劃，提倡建造鐵路帶動經濟，希盟則提倡廢除加叻大道（Karak Highway）的收費站。而以農業為主的勞勿，國陣提倡發展榴槤工業，希盟則提倡解決水供與永久地契問題，並提高油棕的價格。

此外，勞勿的武吉公滿（Bukit Koman）山埃（Cyanide）採金活動長期



1 | 2 | 3

1. 反公害運動是希盟在彭亨的基本盤
2. 祖布里
3. 環境運動參政的黃德

以來嚴重影響當地居民的健康。以環境運動者身分參選的黃德，作為文冬國會議席的候選人，在環境議題上自然吸引了彭亨一眾反山埃採金者的選票。黃德於上一屆 2013 年的第十三屆全國大選開始上陣文冬國會議席，以微弱票數敗給馬華公會領導人廖中萊，本屆全國大選則成功進入國會。

另一方面，勞勿作為 FELDA 地區，其立場與反山埃採金派是對立的。祖布里（Zulpuri）作為勞勿國會議席的候選人，其馬來裔及王室血統的身份，讓他在 FELDA 地區方面佔優勢，並且贏得勞勿國會議席。我認為這場勝利，可被歸類為候選人的個人形象與當地現況配合得當的結果。

我在本屆全國大選前回到自己的家鄉——砂拉越的南蘭（Lanang）國會議席助選，本文將聚焦砂拉越在選舉上面臨的難題。在本屆的全國大選，希盟寄望馬來半島可以拿下 100 個國會議席，相對之下卻僅寄望沙巴和砂拉越贏得至少 12 個國會議席，便可順利入主中央。

與馬來半島和沙巴不同，砂拉越的州選舉和國會選舉並不同步，砂拉越州選舉比起全國大選約晚兩年舉行。這導致砂拉越無法和其他州屬一樣，集中競選資源來應戰，選舉開銷也比其他地區還要高，選民投票率卻比較低。

2011 年 4 月 16 日的州選舉中，民聯以「城鄉同步，迎變砂州」的口號，在 71 個州選區中拿下 15 個州議席。這之中大多是華人地區，並衝擊了時任砂拉越州首席部長泰益瑪目的選情。之後，民聯相繼獲得捐款贊助，並推展「砂拉越之夢」（Impian Sarawak）計劃，以連

接水管工作與提升原住民地區基本設施為目標，開始走入原住民區。

S4S 鼓吹砂拉越自主權

到了 2013 年的第十三屆全國大選中，民聯打著「改變，從詩巫開始！」的口號競選，以 2000 張多數票重新贏得詩巫國會議席，奠定了華人選區「換」政府的決心。

到了 2016 年的州選舉，時任砂拉越州首席部長的阿德南強打親民牌，也提倡砂拉越的自主權課題，並且廢除泰益瑪目執政任期設立的收費站。此外，「砂拉越人的砂拉越」運動（Sarawak For Sarawakian，簡稱 S4S）則鼓吹砂拉越人捍衛砂拉越自主權。S4S 領導人陳宏祥在州選舉時，邀請國陣領導人站台，也在州選舉期間，全力攻擊民主行動黨。

我認為，砂拉越的城鄉差距及金錢政治的問題，導致原住民選區僅在乎獲得



候選人提供的金援，而不在乎國家長遠的未來。當馬來半島已經吹起「反風」，砂拉越依舊對政黨輪替感到冷漠。最終，砂拉越超過預期目標，拿下 10 個國會議席，而我也有幸回到砂拉越，參與這個歷史時刻。我只希望新政府能夠在入主中央後，盡快履行競選承諾。

1960—2010年砂拉越之族群構成(%)

年份	人口 總計	砂拉越原住民	華人	其他
1960	744	68.1	30.8	1.1
1970	887	71.9	27	1.1
1980	1307	69.2	29.5	1.3
1991	1700	71.1	28	0.9
2000	2008	72.9	26.7	0.4
2010	2354	74.8	24.5	0.7

來源：Census Reports of Malaysia 1960 - 2010。

說明：

1. 砂拉越原住民的主要族群有伊班族（Iban）、馬來族（Malay）、比達友族（Bidayuh）及馬蘭諾族（Melanau）
2. 1991 年的統計數字不包括非公民 18，361 人
3. 2000 年的統計數字不包括非公民 62，738 人
4. 2010 年的統計數字不包括非公民 117，092 人



政治海嘯抑或反抗勢力的匯流 —— 曾慶豹

我在本屆全國大選主要觀察柔佛的選戰亞逸淡依國會議選區，候選人是希盟的劉鎮東和國陣的魏家祥。作為柔佛州的民主行動黨主席，劉鎮東自願前往對壘馬華公會領導人魏家祥，以帶動選情，引發這一場「全民海嘯」。

這一場選舉，劉鎮東並不如過去的居鑾國會議席選戰輕鬆，他既要顧及自身選情，也要保住周邊的選區議席。當選情告急時，劉鎮東還請馬哈迪為其錄製短片助選，雖然最後仍以微弱票數敗選。

我肯定「全民海嘯」促成這一次「變天」的效應，但與其說是「海嘯」，我認為更像是一場「匯流」。對於這次政黨輪替，民眾的表態並不是突然間掀起的一股熱潮。相反的，它是從1998年的「烈火莫熄」社會運動，經過數屆BERSIH集會的示威，再透過馬哈迪的悲情，匯流而成本屆全國大選結果。

馬哈迪在選前的三個小動作，是值得關注的。第一個是馬哈迪的競選短片，一開場就是「不久後我將離去」（馬來文：Aku akan pergi tak lama lagi），片中煽情的配樂，馬哈迪的哭腔，加上片尾馬哈迪開著普騰賽佳（Proton Saga）的畫面，都彰顯了他的悲情。普騰（Proton）是馬哈迪開創的國產車品牌，而「Saga」在馬來文有英雄的意涵。但是，納吉最後將普騰脫售給中國的奇瑞汽車，馬哈迪在短片中揮眼淚也是真情流露。

另一個小動作是馬哈迪欲瞻謁聶阿茲陵墓。馬哈迪和聶阿茲一生都是政敵，這個動作的意圖即是為了拿下伊斯蘭黨的選票，但該行程最終被伊斯蘭黨阻止。之後，馬哈迪在選前宣布選後將召開土著大會，再次炒作「土著」特權（特殊地位）議題，拉攏馬來人的選票。記者將事件轉而詢問民主行動黨領導人林冠



馬哈迪開創國產車普騰賽佳



英，林冠英還裝作不知道。第三個小動作則是馬哈迪在投票前一天的直播，這場直播和納吉大肆為選舉加碼的直播不同，馬哈迪只強調「贏回尊嚴」，製造了選前安定人心的形象。

馬來統治者成政權移交關鍵

宣佈大選成績當晚，選舉委員會刻意拖延公佈結果，馬哈迪清楚納吉並不會順攤地交出政權，政局隨時都會發生變化。所以，他單方面召開記者會，向國際宣佈希盟勝選。此舉是危險的，因官方還未公佈正式成績，有些選區仍在開票與計票，稍有不慎會引起騷動。但是，這樣做可以將變數降到最低。

另一方面就是希盟與馬來統治者的角力。馬來西亞是君主立憲議會制的國家，首相不止需要獲得國會的支持，也需要獲得最高元首親自委任。納吉看準了馬哈迪過去跟馬來統治者的關係不好，除了一再拖延記者會的時間，增加政權轉移的變數，他也在記者會上表示：「沒有任何政黨能以簡單多數執政」。言下之意，在希盟未受到選委會承認為正式的聯盟之前，國陣還是有執政優勢。確實以單獨政黨來看，使用人民公正黨旗幟競選的希盟並未達到 112 個國會席位的簡單多數執政。

最有趣的是，本屆全國大選後，馬哈迪宣布如果希盟勝選將會有連續兩天的國定假期。民眾以為這只是普通的惠民政策，其實這是為了讓政權交接能夠有緩衝的時間，不讓納吉動用國家機器搞小動作。隨著拉曼預言（RAHMAN）的終結，將來會不會有馬哈迪預言呢？或者，馬哈迪會不會在選後重返巫統呢？這都還有待觀察。

岑建興：

請問各位與談人期盼希盟執政中央後，如何進行媒體改革呢？

葉詩妮：

馬來半島的六大中文報，由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世華媒體）掌握了其中四家報社，即《中國報》、《星洲日報》、《南洋商報》與《光明日報》。我有一位朋友在世華媒體旗下的報社工作了13年，卻只調漲1000令吉（約7380新台幣）的薪資。我期待世華媒體不只可以在選後進行業務整合，也可以提升員工的待遇，讓媒體人有一個合理的勞動環境。此外，我認為不同語言的隔閡限制了討論空間，我期待出現一個突破族群界限的公共平台。

曾慶豹：

提到世華媒體的四大報章，我希望四家報社可以分家，不要由單個集團壟斷，讓媒體相互競爭，才有言論空間。大家都觀察到，各主流媒體在政黨輪替後都有「大暴走」的現象，跟拍納吉夫婦的新聞。我認為，這些做法都是設法讓讀者回流，因為報紙的影響力已經相對薄弱了。新媒體崛起後，網路唾手可得的資訊，其影響力更甚主流媒體。值得一提的是，馬來西亞的中文媒體界於2001年發生了一場名為「528報變」事件，馬華公會收購了《中國報》和《南洋商報》，並在這之後趨向集團化與集中化。那是馬來西亞中文報業沒落的轉折點，很多優質的評論人都在這場報變中被犧牲。我本身就經歷過這起事件，我認為必須翻出這個舊賬，檢討「528報變」事件對一代知識份子的傷害。

岑建興：

請問劉威億又是如何看待兩年後的砂拉越州選舉走向呢？

劉威億：

本屆全國大選以後，原本在國陣的成員黨紛紛退出國陣。在砂拉越，土著保守聯合黨（馬來文：Parti Pesaka Bumiputera Bersatu，簡稱土保黨）、砂拉越人民聯合黨（The Sarawak United Peoples' Party，簡稱人聯黨）、砂拉越人民黨（馬來文：Parti Rakyat Sarawak）、民主進步黨（Progressive Democratic Party，簡稱：民進黨）一起退出國陣，共同組成砂拉越政黨聯盟（馬來文：Gabungan Parti Sarawak）。有的認為上述政黨退出國陣，是為了加入希盟；有的認為是為了鞏固來屆的州選舉選情。砂拉越州民主行動黨主席張健仁已經表明，砂拉越希盟不接受任何砂拉越國陣成員黨加入其陣營。我認為，主宰砂拉越選舉的依舊是金錢政治，尤其是在原住民的選區。馬來半島與沙巴、砂拉越兩地的基本薪資與資訊流通有著落差，加上民主行動黨候選人進入長屋，也不受屋長歡迎。我認為，這些選區最終依舊是國陣或者砂拉越政黨聯盟的堡壘區。

岑建興：

民主行動黨領導人林冠英上任財政部長時以「我不以華人自居，我把自己看作是馬來西亞人」回應媒體。請問曾慶豹認為本屆全國大選是否衝擊原來的族群邊界呢？又或者政黨輪替之後，是否延續馬哈迪過去的國族打造工程呢？

曾慶豹：

我認為林冠英那句話是非常經典的，也彷彿給了本屆全國大選一個美好的總結。我也相信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民主行動黨是一個華人政黨，這樣的刻板印象很難一下扭轉過來。我也認為，本屆全國大選的確衝擊了族群的邊界，但華人社會與馬來社會關懷的議題仍舊分歧。例如，華人社會依舊關注華文教育的議題，也對教育部長的人選爭論不休。其實，倘若是檯面上的政治人物，無論是安華還是馬哈迪，在與民主行動黨的往來之中都有許多改變，但是民間恐怕無法馬上走出族群政治。

觀眾 A：

我認為，土著團結黨的精神和巫統是類似的，都是馬來民族主義政黨，這與民主行動黨長期堅持的「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顯然背道而馳，兩黨要如何維持權力的平衡呢？政黨輪替後，希盟又是否會進行體制改革，又或者只是延續國陣的執政模式，變質成「國陣 2.0」呢？民間力量又該何去何從？

曾慶豹：

首先，人民必須面對史上最弱在野黨的問題，而且我估計這些國陣國會議員也醜聞纏身，難以扮演監督希盟政府的角色。另外，比起變質成「國陣 2.0」，我反而擔心的是，希盟內部矛盾與分裂問題。民主行動黨未必會全然服從馬哈迪的指令，而土著團結黨會否與巫統結盟形成角力，這都有待觀察。相反的，人民公正黨與民主行動黨的關係是比較密切的。我認為，安華獲得特赦出獄後，可以扮演這兩黨之間的中立角色。我希望

他不要入閣，相反的，他可以形成一個民間的監督力量。至於馬哈迪的回歸，與其說是彌補過去的過錯，我更覺得他的最終目的是為自己打造一個新國父的形象。他一向樂於與新加坡已故總理李光耀較勁，他也認為自身比李光耀優秀，因此希望自己能像李光耀一樣風風光光的離世。而且，單單納吉的問題都已經清算不完，估計也沒有時間翻馬哈迪的舊賬，他現在更加沒有犯錯的必要。群眾也在「Hidup Tun」（敦馬哈迪萬歲）的口號中對他有著很微妙的崇拜。最後，他一定以美麗的歷史身影離開人世。

葉詩妮：

我認為，民間確實需要重新凝聚一股新的社會力量，但同時我也認為，這一群原本在社運中的領袖進入國家體制未必是壞事。這些社運領袖可以造就體制的改革，比如把乾淨選舉和環境議題的聲音帶入國會。社運進入體制，可以運用體制內的資源繼續鬥爭。

觀眾 B：

馬來西亞本屆全國大選後，我一直聽到馬來西亞人提到「翻盤」或是「換政府」，一直分享這份喜悅。但是，我總覺得是幾個家族政治在玩弄這場選舉，只是些進步份子順道混入體制內。還是在座的各位可以提供其他分析嗎？

葉詩妮：

也許納吉實在太爛了，大家都說這是 60 年「翻盤」，但我反而認為崇拜偶像是一個很危險的事情，目前民間就是熱衷於崇拜馬哈迪。此外，家族政治在馬來西亞是很普遍的現象，舉例來說，民主行動黨有林吉祥和林冠英父子，土著團結黨有馬哈迪和慕克里（Mukhriz）父子。人民公正黨的安華，其妻子即現任副首相旺阿芝莎（Wan Azizah），他的女兒努魯伊莎（Nurul Izzah）則擔任國會議員。安華也在半島電視臺的訪問中坦言，自己擔任首相後，其妻子將會辭職，女兒將不會入閣。但是，我對這則消息感到不悅。另外，政黨更傾向將資源投入到政二代，例如一名馬來西亞共產黨戰士的孫女嘉瑪莉亞（Jamaliah）在本屆全國大選就接受民主行動黨指派前往萬達鎮（Bandar Utama）上陣。

曾慶豹：

大家忽略一個家族，他也是帥哥，叫郭子毅，是民主行動黨前秘書長郭金福的兒子。我覺得總體來看，無論本屆全國大選的結果被冠以任何名稱，這的確是一次「政權易主」，原來執政者需要下野，換成原來在野的上台執政。這之中，馬哈迪是一個很微妙的人物，類比台灣的例子，我想大概是李登輝。不管是執政黨或是在野黨，依舊尊敬他。而納吉實在太爛了，所以，希盟政府無論怎麼處事都比國陣來的好。我相信，本屆全國大選當中，民主行動黨還是很多抱怨的，但是他們也清楚「騎馬殺雞」的道理，沒有馬哈迪又怎麼能推翻納吉呢？我也認為，這已經是馬來西亞歷史上的大突破了。而且，這個政權轉移的過程

中沒有流血衝突事件，這已經值得光榮了。我們需要知道，許許多多經歷過白色恐怖的老一輩，在大選前還開始囤積糧食。但是，我也觀察到，本屆全國大選有許多華裔青年挺身而出保護選票，這是非常不簡單的。我到現在還是有點不相信我們真的「換」政府了，而且現在還是馬哈迪再度擔任首相。

岑建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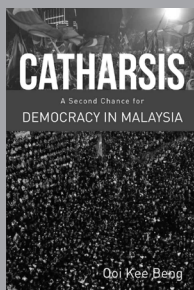
對，這恰好符合我們這場講座的主題「穿越 2020 宏願」，你的確又回到馬哈迪時代了。

推薦書目

2018 年 5 月 9 日以後，馬來西亞似乎成了全球熱議的對象，眾人紛紛尋找理解馬來西亞的閱讀材料。萊佛士花讀書會從以下五個單元，一步步帶讀者重新認識馬來西亞。

選舉政治

「政黨輪替」之前，馬來西亞民主轉型一直是社會科學中持續討論的議題。選舉當天，馬來西亞選民運用手中的一票，打開了新的政治局面。人民熱切地記錄下這一個歷史時刻，記錄著「新馬來西亞」的誕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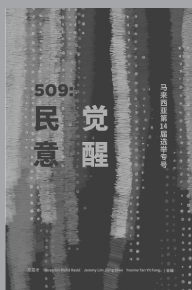
Catharsis: A Second Chance for Democracy in Malaysia

Ooi Kee Beng, 2018
SIRD, Penang Institute, ISEAS - Yusof
Ishak Institu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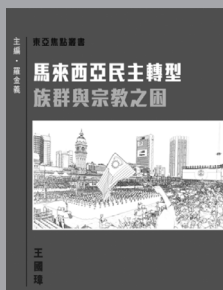
Regime Change in Malaysia: GE14 and the End of UMNO-BN's 60-Year Rule

Francis Loh & Anil Netto, 2018
SIRD, Aliran



509：民意覺醒——馬來西亞第 14 屆選舉專號（華馬英三語）

Tan Ah Chai, Imran bin Mohd Rasid, Jeremy
Lim Jiang Shen, Yvonne Tan Yit Fong, 2018
策略資訊研究中心（SIRD），大將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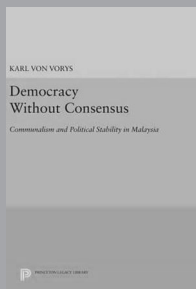


馬來西亞民主轉型：族群與宗教之困

王國璋，2018
香港城市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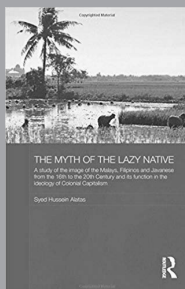
族群與多元文化

「政黨輪替」以後，長期困擾社會的族群課題，是否一夕之間翻轉過來呢？
「五一三事件」的夢魘是否消退？各族群之間權利會否立即獲得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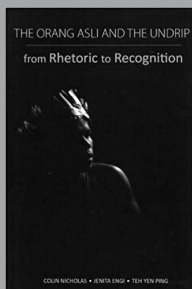
Democracy Without Consensus: Communalism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in Malaysia

Karl Von Vorys, 1975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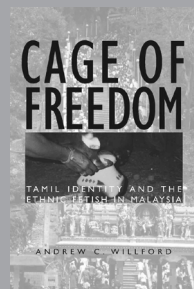
The Myth of the Lazy Native: A Study of the Image of the Malays, Filipinos and Javanese from the 16th to the 20th Century and Its Function in the Ideology of Colonial Capitalism

Syed Hussein Alatas, 2010
Routledge



The Orang Asli and the UNDRIP: From Rhetoric to Recognition

Colin Nicholas, Jenita Engi, Teh Yen Ping,
2010
Center for Orang Asli Concerns (COA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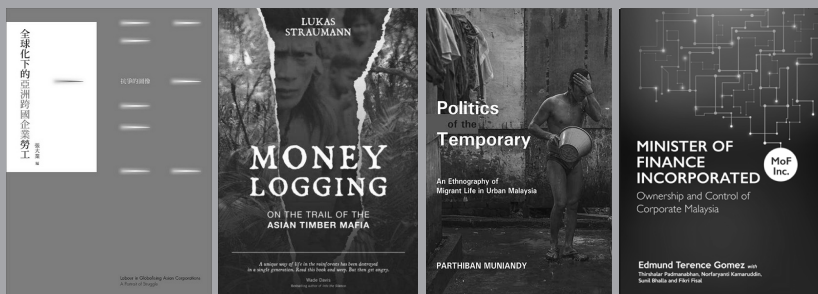


Cage of Freedom: Tamil Identity and the Ethnic Fetish in Malaysia

Andrew C. Willford, 2007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勞工與政治經濟學

馬來西亞長期缺乏以勞工及政治經濟的視角，理解當下的社會。越是底層，越是暗無天日，只能一點一滴地任由資本主義及資本家壓榨。



全球化下的亞洲跨國企業勞工：抗爭的圖像

張大業, 2010
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唐山出版社

Money Logging: On the Trail of the Asian Timber Mafia

Lukas Straumann, 2014
Bergli Books

Politics of the Temporary: An Ethnography of Migrant Life in Urban Malays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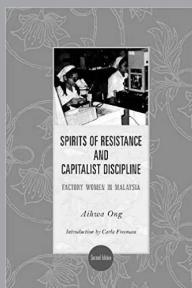
Parthiban Muniandy, 2015
SIRD

Minister of Finance Incorporated: Ownership and Control of Corporate Malaysia

Edmund T. Gomez, Thirshalar Padmanabhan,
Norfaryanti Kamaruddin, Sunil Bhalla, Fikri
Fisal, 2017
Palgrave Macmillan

女性主義

女性作為社會改革的動力，無論是革命、社運還是來自弱者的抗爭，每一位都在用生命成就一首政治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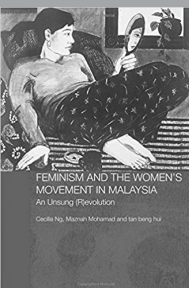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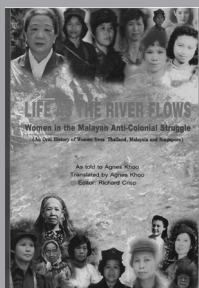


Spirits of Resistance and Capitalist Discipline: Factory Women in Malaysia

Aihwa Ong, 1987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生命如何流：新、馬、泰 16 位女性的生命故事

邱依虹, 2006
巨流圖書公司



Feminism and the Women's Movement in Malaysia: An Unsung (R)evolution

Maznah Mohamad, Cecilia Ng, Tan Beng Hui, 2006
Routledge

我用生命成就一首政治詩

劉藝婉, 2015
月樹



「政黨輪替」以後，國陣領導人納吉倒台。LGBT 群體是否有可容身之處？又或者，「換政府」之後，群眾也換了腦袋，遺忘在我們身邊的異同奮鬥的「同志」呢？

[illegible]

許通元，2007
有人出版社

Jerome Kugan, Pang Khee Teik, 2009
Matahari Books

Shanon Shah, 2017
Palgrave Macmillan

Azwan Ismail, Diana Dirani, 2010
Matahari Books

Black Finger
Change Malaysia Baharu